

用能薪芻不置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五臣本

馬長鳴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

招捕之給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凶醜駭而疑懼

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濼七寘壺五臣本鏞

雷瓶武以偵耻之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

薄城使聰耳者伏罍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

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

也方言曰罍罍也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

攻城也子謂敦也浚深穴坑也壺鑄瓶罍並器

名言以此器置深坑聽之將穿城善本響作因

器中則知穴處偵覘也善曰崔寔四月

焚穢古火薰之潛五臣本氏殲焉善曰崔寔四月

可糴糴注曰大麥之細及毛者曰糴潛氏攻之

氏也向曰糴大麥潛氏謂穴中者殲殺也言

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又之安西之救至竟

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又之安西之救至竟

免虎口之厄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

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濟曰安西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善曰漢書

-13 253 30 921" data-label="Text">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

-70 253 -13 921" data-label="Text">

幕府良曰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幕府謂大

-107 253 -70 921" data-label="Text">

將軍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善曰

-144 253 -107 921" data-label="Text">

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

-181 253 -144 921" data-label="Text">

漢記曰段穎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翰曰聖

-218 253 -181 921" data-label="Text">

朝惠帝朝也疇誰也咨謀也言惠帝稱誰謀

-255 253 -218 921" data-label="Text">

進以明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而

-292 253 -255 921" data-label="Text">-329 253 -292 921" data-label="Text">-366 253 -329 921" data-label="Text">-403 253 -366 921" data-label="Text">-440 253 -403 921" data-label="Text">-477 253 -440 921" data-label="Text">-514 253 -477 921" data-label="Text">-551 253 -514 921" data-label="Text">-588 253 -551 921" data-label="Text">-625 253 -588 921" data-label="Text">-662 253 -625 921" data-label="Text">-699 253 -662 921" data-label="Text">-736 253 -699 921" data-label="Text">-773 253 -736 921" data-label="Text">-810 253 -773 921" data-label="Text">-847 253 -810 921" data-label="Text">-884 253 -847 921" data-label="Text">-921 253 -884 921" data-label="Text">

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殺數善本無數十斛考訊

吏兵以櫝賈楚之辭連之善曰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

夏指也楚荆也夏與櫝古今字通鏡曰州雍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櫝楚杖也言

考問軍吏兵士大將軍屢抗其疏善曰于寶晉紀曰梁王

辭連馬敦也為征西大將軍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疏謂表也言數舉表論馬敦之功也

此下形表敦辭也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

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

敦勲效推極善本作極推小疵善曰管子曰民無耻不可以固守莊子曰

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衆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也

言忌其功效推窮小過也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

授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何戴切良曰言推窮小過非

褒獎之道也劾推也謂舉其有罪也請解其罪假授其官也詔書遽許而子

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形所請也子謂馬敦也

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

馬敦忠勇果毅率勵善本作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

五臣本作偏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善曰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銑曰魂而有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

慨歎中有無盡之哀
筆力甚通勁

靈嘉茲寵榮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

謂贈將軍也然黎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言黎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

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若乃下吏之

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

亦賢莫首之讎也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

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

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

善行當以已首易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

可以若是悲夫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

曰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敦昔乘丘之

戰縣亥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

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

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

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

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鄭玄曰白肉股裏銑曰魯與宋戰乘丘地名

死之謂貴父以敗績赴敵而死圍人養馬者矢
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中馬
非貴父之罪也乃誅其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漢明帝時有司馬叔

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

臣班固而為之誅五臣本作誅之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劔

而叱之何休曰手劔持拔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手持劔殺之也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

士未之或遺也五臣本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既已策五臣本無已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未敢

濟曰忠謂縣貴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慷慨失志貌綴辭之士謂史臣也遺棄也天子

闕其文哉乃作誄曰良曰策贈謂牙門將軍微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

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未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曰史記曰侯嬴曰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知善曰史記曰侯嬴曰嗟茲馬生位末名卑

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銑曰西

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

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

衛墉不增築焚焚魯羣狄豺虎競逐善曰左氏

王曰秋固貪愾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上黨相詐驗為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

議論序軍相參雜述事情飛動在四言中景不易得

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

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也焚焚貪盛貌言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

也 衛城不增高遭此貪婪之狄如豺虎之競奔逐也

也 鞏更恣睢 許潛時官寺 善曰呂氏春秋曰在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拍摘史記李斯曰

睢大視貌時止也官寺客舍也 濟曰恣 齊萬虓 呼

呼 震驚台司 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虓虎

公在天法三台也 良曰虓 聲勢沸騰種落煽

扇 熾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請張奐降聲勢

落熾盛大為邊害 翰曰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

亂起貌種落部落也 煽熾盛貌也 旌旗電舒戈

矛林植彤珠 五臣本作朱 星流飛矢雨集 善曰彤珠

鐵以灌敵司馬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馬漢

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星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

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 銑曰電

舒林植言賊旗之盛彤朱賊為鑪銷鐵灌城中

散如流星也飛 惴惴 士女號天以泣 善曰爾

矢雨集言多也 惴惴 睡 士女號天以泣 雅曰惴

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旻天 爨麥而炊負戶以

向曰惴惴懼貌號呼也 爨麥而炊負戶以

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

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作

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

也 馬生爰發在險彌亮 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

以議論為序軍頓挫
轉折有無限姿態然
又不失風雅格調大
抵熟於四詩乃有此
等骨力

發其智謀彌益明亮也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協韻善曰戰國策

唐睢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向曰白日喻精誠明皎也秋霜

喻威嚴肅物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

續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隣國子孟

壯其猶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續

銑曰厲勸懦弱也言以威稜勸之弱夫皆能壯也續縣衣也敦之撫循亦如之也蠢蠢

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善曰漢名

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群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

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向曰蠢蠢衆多貌犬羊謂賊也阻恃陵欺寡少

也潛隧謂賊鑿地道以攻城也惓惓苦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

天今也惟馬善曰王逸楚辭曰惓惓畏懼患禍

鳥魚為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濟曰惓惓小息貌言汧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

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昔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敦計策而存也惟此

馬生才博智瞻偵命以瓶壺刻結以長壘善曰

賦註曰刻割也說文曰壘坑也七豔切良曰

博廣也瞻足偵規刻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敦乃掘壘置瓶壺以規之皆知所在也鍾楚

未見鋒火以起燿薰戶滿窟措穴以斂善曰

日措措也蒲溝切翰曰鍾斂也鋒斂刃也言賊為地道斂刃敦以火薰殺之於穴中因措穴

以埋之也木石匱竭其稗幹空虛矚下然馬

生傲若有餘善曰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

貌也擱與矚同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斂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木也其稗薪藁供

傲若有餘言不急懼也梁為礮五臣本

盧會柿廢松為芻守不之械檜有鳴駒繫也柿

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

不二善曰鄭玄周禮註曰質木榘也漢書公孫

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

戰場質榘也悠悠衆貌言烈將喪敗者衆也釋

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

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

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

勇致命知方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

謀也音模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三年可使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

命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

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久

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使汧人有勇知致

命之所故得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

墓旌善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

曰所謂末學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囚叔

此即鮮字本作赴

文選卷之七

向和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翰曰我岳自謂

也王歆墓是旌表也燕人表思人愛樹其棠勿翦善曰左

子曰詩云蔽芾其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銑曰其棠木名召伯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

樹皆不翦伐也儲隸蓋數孰是勳庸而不獲免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何曰矧況也言孰有存汧之

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證也猶哉部司也儲粟也隸私隸也數少也孰誰也

其心反側斷善室能醜正惡直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濟曰猶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也醜惡斷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

人逶迤五臣本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

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曾不戢

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特惟鷹揚又曰為鷹在梁戢其左翼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邪逶迤委曲自得貌退食減膳也穢惡也

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忘爾大勞猜爾小利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善曰方言曰猜恨也言人

何而不至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穀數十斛也開懷恕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恕

小過而深劾其罪慨慨馬生硠硠郎高致發憤

狀于何不至有也

文選卷之七

七

囹圄

五臣本作圍

沒而猶眡

至食

嗚呼哀哉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

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硯硯堅也力唐切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嗒藥懷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受哈 銑曰慨慷也硯硯堅也囹圄獄也眡憾也言懷此憤怨死而猶憾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

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張孟運籌危趙獲安

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

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

端善曰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害賢曰嫉搖弄也謂吏弄文墨問其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小過也

僕也善曰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 翰曰頒賜也言

嚴東無浮冗語構法
且於繁鍊

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況用剔子雙龜貫以三

木善曰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

曰剔奪龜印也汧督及關中侯功存汧城身死

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善本扶老攜幼街號

巷哭五臣本作嗚呼哀哉善曰戰國策曰薛人

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

相扶哭於街巷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

其門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司勳班

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善

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

垂裕後昆良曰兆問也後昆敦後嗣也言司

勳班爵亦問其後嗣庶
以慰勞冤死之魂也
陽給事誅并序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

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司馬陽瓚

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

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善曰沈約宋書

曰高祖即位改

元曰末初郡國記 璜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

有東郡濮陽郡 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

末佐守滑臺 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

事滑臺 值國禍荐臻主略中否 獯虜間釁劇 臣

作剝司充 善曰潘岳楊肇誄曰將宏王略沈約

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

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劇與摩音義同 向曰

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獯虜即索虜嗣也 幽并

間伺釁隙也摩剝傷害也司充二州名 騎弩屯逼 五臣本 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 善

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捍之士關中

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頽

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 濟曰弩

射也言索虜騎射聚逼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

守賊盛不免屠潰 璜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

也屠殺潰亂也 將卒 五臣本 之間以緝萃裔之衆 善曰緝會聚

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良曰銳利違避也

將率謂諸軍率也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

遠 罷 五臣本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

也 勅寇 善曰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

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翰曰疲極勅 士師奔

疆也旬十日也言力屈乃陷沒疆寇也 擾棄軍爭免而璜誓命沈城 佻 身飛鏃 兵盡

器竭斃于旗下 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

棄軍爭免其死向曰誓約言也能輕也言噴
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旗下
盡也盡也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
從物曰義以正身良曰以身

徇也從物曰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濟曰景平
有

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五

偏本作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

無以加之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
也善曰敗也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曲

節以求全可贈給事中振郵遺孤五臣本以慰

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銑曰振郵收也孤謂瓚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逮元嘉

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

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

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槩

節槩也言有節槩貞孝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

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曰濟曰末臣延年自

訓教也至教謂制謚也詢諮謀也謂諮謀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善曰

此雖是叙世系却本
忠壯摘意同是警策
鍊語亦精峭

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

孤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

屬辭甚工然大約以
取對見致

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鞠殺陽處父此則貞正之道亦不常為福也

皆夷致果題子行間
善曰左氏傳曰苦越福也

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

忠壯之列宜
果為毅也行間謂行陣之間也

自爾先舊勳雖廢
善本邑氏遂傳

善曰左氏傳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

銑曰忠謂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璜也舊勳即上忠壯之

功也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

惟邑及氏自温徂陽狐續既

降晉族弗昌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

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向曰晉封處父於温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

陽氏不昌盛也

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管子曰子之鄉有拳良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

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濟曰之子謂璜也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温和敏達肅敬良善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

如彼竹柏負
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上

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
善曰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

則玉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配服而
駢衡也服謂中央兩馬來轅者在服之左曰駢

右曰駢四馬曰駟 良曰竹柏喻堅 邊兵喪律
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扼之任

王略未恢 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
雅曰略法也 翰曰律軍法也略道

也恢 函陝堙阻灋洛蒿萊朔馬東騫胡風南埃
大也

善曰毋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
地埃 銑曰函函谷關陝虢國也灋洛二水名

堙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 路無歸轡 野有委
東騫南埃謂索虜亂中國

骸 善曰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
卒從軍死者為轡歸其縣應劭曰轡小棺也

服虔曰轡與檣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
曰死則委尸原野 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之

上無有以棺盛柩而歸者 帝圖斯艱 五臣本
田野之內多委弃之骨 簡

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 濟曰圖謀也危
臺謂滑臺也 憬

彼危臺在滑之坳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善曰交
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

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
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尅

良曰憬遠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坳周衛鄭翟四
國名言古者已

有戰爭於此也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嶮結

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 善曰金謂刀
斗也衛宏漢

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
析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

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扃外
閉之關 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

魏所據故云邊亭嶮山也言憑山為關負河縈
繞為衛也金謂刀也析打更木也和門軍門也

尙閉也 料敵壓難善本作時惟陽生善曰揚子雲

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厭難趙充國頌曰勝而已 銑曰料量也 厭難猶定亂也 涼冬氣

勁五臣本作塞外草衰善曰李陵答蘇武書云

向曰器弓弩也 勁堅也 邊矣獯虜乘障犯威善曰尚書王

之人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 齊曰邊遠也 獯虜謂索虜嗣也 障邊也 威國威

鳴驥橫厲霜鏑高翬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善

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 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 西京賦曰遊鷗高

翬薛綜曰翬猶飛也 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殺地 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 良曰厲

整鋪鏑翬飛軼過俘取也 言攢鋒成林投鞬為 我河縣虜取我洛畿也

圍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 皇帝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鞬高如城者數所

也 翰曰攢聚也 鋒謂劍戟成林言 多也 投鞬言兵多相投鞬以成圍也 翳翳窮壘

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

掛巨秣善曰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 楚莊王圍宋子友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

而食折骸而炊子友曰吾聞圍者棋馬而秣之 使肥者應客 何休曰以木銜其口

銑曰翳蔽也 言滑臺為寇兵所蔽也 嗷嗷悲愁 也 向曰老父也 變形言被圍既久援救闕遠

而形勢變也 菽豆也 無半菽謂乏糧也 寡粟於 楛以木橫口中不使食曰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

楛秣也 此示無有蓄積也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 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善曰左氏傳曰公侵齊攻

馬褐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 濟曰衝戰車也褐馬衣也言守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 勉慰瘳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

不可奪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瘳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良曰勉勸也瘳創也言勸視被傷及

饑渴之人使其用命力雖窮 義立邊疆身終鋒

竭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 楛嗚呼哀哉善曰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楛翰曰鋒刃也楛矢也 賁父隕

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

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臧

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 銑曰賁父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

公命誄之汧城督馬敦 皇上嘉悼思五臣本作息 存效節全城晉命誄也

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向曰

悼傷登 疏五臣本作踈 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

非也 沒有餘喜善曰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 濟曰疏分紀錄庸功

也謂分爵錄功以表殊節 鳴呼哀哉也恤孤謂瓚子也喜悅也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年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

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

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善曰山海經曰丹山黃酸之水出焉

其中多琬玉琿文曰琬亦璿

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寶

善曰春秋

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瑤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

多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

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善曰言物以希

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蓋胥跪而

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

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

此亦不以文而害意 向曰璿美玉也隍城池也 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淳于

髡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輕也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

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

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

山西襦衡書曰訓夷皓之風 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

漢時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暉謂鄭

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特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

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濟曰言此數人秉行

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平居之父老錙銖猶輕細也

而縣世浸遠光

靈不屬

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

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良曰縣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相連屬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銑曰菁英也

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五臣作道路同塵輟塗

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五臣作照末景泛餘波善曰論語

子曰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向曰言今之作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照明古人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未景泛浮餘波也

岳之幽居者也

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翰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

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善曰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

學非稱師

文取指達

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也

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

銑曰迹在於事出於物故雖

同於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

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黃香

井曰不任藜菽不給

善曰列女傳曰周南

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曰不擇妻而娶向曰汲井舂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

藜草菽豆皆貧之食也

母老子幼就養勤儉

善曰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

無方翰曰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

勤苦匱乏也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檄之懷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

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

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

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

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

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

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

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

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為親屈也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

日惟思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子曰從吾所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良曰偶諧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區定跡深棲於是乎遠善曰左氏傳季文子口

穉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灌畦

灌蔬為供魚菽之祭善曰問居賦曰灌園鬻蔬

鬻賣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毋有魚向曰畦園

菽之祭祭用魚豆示儉也菽豆也織絢

蕭以充糧粒之費善曰穀梁傳曰審喜出奔晉

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勳莊子曰河

上有家貧特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

蒿為薄翰曰衛侯之弟專織絢於邾鄆

終身不言衛事緯織也絢履也心好

異書性樂酒德善曰劉劭集簡棄煩促五臣本

就成省曠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

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

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

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

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

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有詔徵

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

應嗚呼淑貞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寞冥默不

應神也嗚呼歎詞淑善貞正也

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允若其寬樂令終之

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

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

何曰愆違也前志前書記也其詞曰

物尚特生善本作人固介立善曰漢書音義臣

日特豈伊時遘曷云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

獨也繼作其事矣伊惟嗟乎若士望古遙集何曰若

也望古逸人也遘遇也曷何也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善曰葛藟遂

此起數語意不欲平
鋪奠以奇峭發意頓
乃翻帶託不快而公
係相和故可來自真
實有味然銘鐵之力
似猶未至

司馬茂輕也名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善曰周禮

級策名階級也善曰六行

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濟曰睦

敬敦勉也言敬親之行至自天生非勉勵為之

也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

如得季布一諾良曰廉深簡絜貞夷粹温鏡

此人重之也絜清貞正夷平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善曰論語

也粹不雜也曾參之行良曰峻高繁多也依世尚同詭時

則異有一於此五臣本兩非五臣本默置豈若

夫子因心違五臣本事善曰言為入之道依俗

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

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

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郭

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

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

則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

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

之俱也翰曰能和畏榮五臣本好古薄身厚

志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良曰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

風推挹其風也濟曰霸謂當時霸者也孝惟

虛禮虛心禮之州壤州土也言見碎命也

義養道必懷邦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言以義

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良曰惟思義善

也懷邦不怠於國也言潛為養親而就彭澤令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人之秉彝不隘不恭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綦母邃曰隘謂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銑曰人亦謂潛也

彝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爵同

不恭君子不由也今潛亦不隘而不恭也

下士祿等上農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向曰同

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善曰

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翰曰鈞猶及也長卿言不測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於至道

棄官稚賓自免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

居之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子病去官濟曰郇稚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子

之悟之何悟之辨濟曰悟知也辨明也賦詩歸

來高蹈獨善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孟子曰

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蹈猶高步也謂去彭澤

也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令

忘是非心之適也銑曰超遠曠明適往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往不合其心也汲流舊

嶺葺宇家林善曰廣雅曰葺覆也向晨煙暮

靄春煦秋陰翰曰煙靄皆山氣也煦陽氣也陳書輟卷置酒絃

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濟曰躬身也否不

常意耳何須如許語
且稿詞亦晦拙

堪也然 **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徒子好
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匪直也人乘

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 銑曰謂
潛辭徵著作即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知

此非直能明是 **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善曰鵬鳥
率道之性也 賦曰幹流

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乎魏武
文曰悼總帷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

善人何如哉 銑曰糾纏三合繩也幹轉也吉
凶翻覆轉流有似繩縷相纏次也冥漠報施謂

神靈報寂冥冥昧不能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善
施善人之善不能明也

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
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 向曰誰云天道與
仁於潛不驗使復疑之孰誰也明智謂於也

謂天蓋高胡謗斯義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施

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史記子韋
曰天高聽卑 翰曰常謂天高聽卑何為謗此

仁義也 **履信曷憑**思順何實善曰周易曰履信
斯此也

日寘置也齊 **年中身疾**維疴善曰尚
日曷何寘置也

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疴杜預曰
疴瘡疾也 良曰上壽百二十年中則六十也

疴瘡疾也 **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善曰呂氏春秋曰遺
疾也

銑曰達 **藥劑弗嘗**禱祠善本 **非恤**善曰魏都賦
天命也

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 向曰劑和也 **僚素**
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善曰僚向也禮記曰
幽則有鬼神孫卿子

曰死人之終也 翰曰僚向也幽幽 冥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 敬述靖臣

本作節式尊遺占 去聲 善曰漢書曰陳遵口 清 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

人書也 濟曰式用也遺占遺書 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 存不願豐沒

無求贍省訃 却賻輕哀薄歛 善曰禮記曰凡 計於其君云某

臣死鄰玄曰訃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 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

喪家補助不足也 良曰訃至也薄謂喪之不 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所賻者皆使

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 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歛以時服務從儉約也

嗚呼哀哉 畢驗反 善曰河圖考鈎曰有壤者 可穿禮記孔子曰歛首足形還葬而

無禭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下棺也遭逢也壤地

也窆葬 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善曰莊子曰既化 而生又化而死

向曰延之自言追念注曰 游遠情隨逐於潛變化也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善曰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 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翰

曰爾謂潛我延之 自爾也暇閑也 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

憇非舟非駕 善曰毛萇詩傳曰憇息也 濟曰 伊惟洽合也閭門也 良曰盤樂

憇息也不用舟車 而攜手相隨也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

危至方則閱 善曰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 向曰

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必見患於時俗 夫物方則止圓則行此延之誠於潛也 哲人

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善曰西征 賦曰邁與

自此段情事自是味 長願奈何仍有拙意

國而舒卷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殷

監不遠翰曰哲人卷舒謂蘧伯玉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爾實

載籍取鑒不遠故凡所規諫子皆佩服也

愀然中言而發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濟曰替復贈延之以言也

愀正色貌中言違衆速尤迕風先麗善曰班固

發中之言也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

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概也飄風與暴雨隊

則概必先矣良曰**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善曰

尤責迕過覽倒也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已恃才

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誠也銑曰身與

才非至實之具而**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

榮聲必有消歇也善曰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

哉善曰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

王闕向曰言替既沒智音永遠誰復箴我

失也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善曰應劭風俗通曰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翰曰歎自古**黔婁既沒**

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黔婁既沒

展禽亦逝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

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

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

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

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

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

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

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

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展禽

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

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濟曰展禽

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

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謚曰惠**其在**

嚴密工麗鍊意鍊句
皆入妙

四句陡起真是驚人
格調

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旌此靖節加彼

康惠嗚呼哀哉

善曰康黔婁妻惠柳下惠也良曰旌表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

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

龍鄉輟曉照車去

魏聯城辭趙

善曰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

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

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鶴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

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

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

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

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

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

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向曰罷輟去辭

皆喻貴妃薨而離於帝也

皇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

之巴宮善曰埤蒼曰闌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向

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者也閔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巴宮謂玄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玄宮也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

嗚呼哀哉善曰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詞

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相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翰曰

步檐長砌也蕙路香草宮也楚詞云集重陽入
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
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女
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

於諸侯也故天子女通言王姬**肅雍揆景陟岵**

爰臻善曰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賈毛詩曰
母兮良曰言王姬將擇日出而貴妃遽

薨也肅敬雍和也揆景擇日也臻至也**國軫**

喪淑之傷家疑賈庇五臣本作隕岵之怨善曰穆天子
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誄曰家失慈

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
非也妣母也家謂皇女也禮曰母死曰妣**敢撰德**

也妣母也家謂皇女也禮曰母死曰妣**敢撰德**

於旂旒度圖芳於鍾萬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
常注諸旂旒曹植卜太后誄曰敢揚后德表之

旂旒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
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

勲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向曰撰集
也言敢集貴妃之德書於旂旒幡旒之上圖美

於景鐘流芳於萬舞也國語云魏顆親止杜回
銘勲於景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其辭曰

宮將萬焉謂傳盛德於萬舞中也**其辭曰**

玄丘煙因**焜瑤臺降芬**善曰列女傳曰契母簡
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
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

佚女翰曰煙焜美氣也芬香也

佚女翰曰煙焜美氣也芬香也

就常語鍊出得意撮
奏得絕妙

高唐深雨巫山鬱雲善曰高唐賦云昔先王游

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朝霞發蘭儀

行雨翰曰深出鬱盛也

光啓玉度善曰楊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

蘭之茂如玉之瑩左氏傳曰光啓寡君濟曰

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光明也蘭

芳草玉重寶皆**望月方娥瞻星比婺**善曰易歸

喻容儀淑美也

娥以不死之藥轉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

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

德素里棲景宸軒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

衡門銑曰毓養素舊也棲託

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之宮也

處麗締給善本

出懋蘋蘩善曰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

澗之濱又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向曰詩云

為締為給服之無斃謂女未知將所適故習締

給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處謂在室也

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采蘋

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沚蘋蘩也

-12 232 31 878" data-label="Text">

謂公侯夫人執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

行此脩詩賁道稱圖照言善曰廣雅曰賁美也

事也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習賁美也稱舉也圖圖書也照見也言善言也

既習詩美道舉以**翼訓妙幄贊軌堯門**善曰列

圖書見其善言也

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妙為姓漢書曰孝

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

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

門曰堯母門濟曰翼輔贊佐也妙禹姓也軌

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妙幄堯母懷堯十四月

軌

而生堯

綢繆史館容與經闡

善曰史三史經六經良曰言

貴妃有善於經史之學闡門也言以經史為門館也綢繆容與逸豫兒

陳風緝藻

臨豕分微

善曰風國風豕易豕銑曰風詩國風也緝綴也藻文章也豕易詞也分

微分其精微

游藝殫數撫律窮機

五臣作幾善曰

銑曰殫盡也幾微也

躊躇冬愛怙悵秋暉

善曰楚辭曰蹇淹留

而躊躇左氏傳曰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怙悵以永思

翰曰冬愛冬日秋暉秋月也躊躇行止免怙悵相望兒言於此時者篇

章矣傳云冬日可愛

展如之華寔邦之媛

臣五本作援善曰毛詩曰展如之人仰之媛也敬濟曰展誠華美援助也國人所依倚為援助

勲顯陽肅恭崇憲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

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濟曰宋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既即位奉尊號曰崇憲皇

后居顯陽殿言貴妃敬勲肅恭於此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良曰榮寵維持

約儉慈愛遜順也

逮下延和臨朋違怨

翰曰延長朋衆違避也詩云穆

木后妃逮下也喻后妃能以心意逮下則衆安上事之無怨也

祚靈集祉慶藹

迎祥

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郊婦女簡狄

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左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

銑曰祚報靈善祉福也藹盛貌

皇胤璿式帝女金相

善曰法式胤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

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及第二皇女左氏傳祈招

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式法質 **聯跗齊穎接萼均芳** 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

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 濟曰跗足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齊均言皇子

兄弟之美也 **以藩** 善本 **以牧燭代輝梁** 善曰漢書有如此也

武為代王以參為梁王 良曰言皇子出為藩牧照耀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

視 五臣本 **朔書氣** 五臣本 **觀臺告稷** 善曰左氏作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既稷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

既曰謂貴妃薨之徵也既朔望氣之職也 **八頌** 觀臺觀災祥氣之臺也氣侵皆惡氣也

肩和六祈輟滲 疏禁反 善曰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書凶

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將十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

曰說滲謂滲漉喻祉福也 向曰言惡徵既生卜筮不吉祈禱不享也肩關閉也和吉祥也滲盡也周禮云占人掌龜以卜筮八頌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視吉凶又云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也 **衡總滅容翬** 暉 **翟毀** 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周禮曰王后之

衽五輅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驚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

與兩鑣容謂幘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服褱狄關狄鞠衣展衣祿衣鄭玄曰狄當

為翟翟雉名也褱衣畫翬者也說文曰祿衣衿也 翰曰周禮云王后之首服有衡以玉為之

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又云內則曰櫛縱笄總總結束也垂後為飾又云王后之

六服褱衣褱翟衣畫翬也衽衣襟言毀滅者

六服褱衣褱翟衣畫翬也衽衣襟言毀滅者

謂貴妃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善曰宋

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闕瑤光之密陞宮

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巖

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為殿名蓋貴妃之

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

禁密奧又謂之巖奧濟曰瑤光即貴妃所居

殿名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掩綵收華言無

光色也帷軒夕改軒田輅晨遷善曰劉熙釋名曰

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

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軒蒼頡

篇曰軒衣車也良曰帷軒常所居之處夕改謂異舊居也軒輅衣車也晨遷謂將葬離

宮天邃別殿雲懸善曰西都賦曰徇以離宮

居處天邃雲懸言與之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善

長隔矣離絕邃深也

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註曰襲重

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

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重也組綬類以巾見餘

繫帳也空煙謂室虛無人似有煙也

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善曰中中箱也匣琴匣

軸謂書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

善曰闌猶晚也濟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也闌晚也言貴妃夏薨綺羅輕薄至秋則變也

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善曰夏侯

燈賦暖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玉牀

良曰驚謂風驚也金缸謂金盞置燈也暖不明

貌玉座謂靈座也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藥仰昊天

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叔純孝也孝經曰辨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註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兮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辨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也摧割也藥羸瘦貌凱風喻寬仁父母言既毀不可攀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周易曰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虛無而不仁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虛無而不驗也茫昧幽暗**喪過于哀棘實滅性**善曰周易寂寥虛無也**喪過于哀棘實滅性**善曰周易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孝經曰毀不滅性翰曰謂貴妃薨皇子子雲不勝哀而又薨也棘也**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善曰牽秀急也

坤德尚冲毛詩曰秉心塞淵濟曰冲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良曰題湊棺木內向也肅嚴敬言棺槨既具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復用斯**階撤兩奠庭引雙輜**禮曰屬引徹奠乃辰也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板車也在輜曰緋又禮記註曰輜殯車也銑曰撤去也奠祭也引將行也輜殯車也言兩與**維慕維愛曰子曰**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叔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哀辭曰庭祖兩板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向曰維與曰皆詞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

載容衣 翰曰言天子視喪禮容儀衣物而哀
慟也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雲為晉陵王故
云列辟列辟 則諸侯也 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

闐嗚呼哀哉 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徽旌旗也又
日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

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
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

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
之甸服說文曰闐城曲重門也 濟曰崇樹也

徽旌旗也章旒也寰圻也照明也殊策謂
特加策書而誅其德闐城曲重門也 經建

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 五臣本作度 善曰
河南郡境界簿曰洛

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
渡 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門名逕邪也 旌

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 善曰毛詩曰周道
逶遲 銑曰旌謂

錦旌也龍駕也委鬱 飄揚貌逶遲徐行貌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

松霧 善曰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
也邊簫簫聲遠也 向曰鏘喝皆鳴也楚

酸楚 也挽挽歌也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
邊簫邊陲之簫也

顧慕嗚呼哀哉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
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終是

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
池之南天子乃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郭璞曰

繇音姚 晨輶 解鳳曉蓋俄金 善曰葬訖故車
解鳳飾蓋斜金

瓜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輅車如淳曰輶輅車
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皇然羽飾

則鳳皇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輶
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輶輅

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然輶車
吉儀瓚說是也輶力強切相譚新論曰乘輿鳳

前高唐巫山此姑繇
樂池皆一事作兩句
用若若兩事然六朝
體多如此然終不若
用兩事味長

文選卷之二十一 輿

黃門善述哀於哀頌
賦及此篇見之撰語
二編其次第一是寫
光景情思入神簡時
語簡衷調

皇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
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 濟曰輶輶輶喪車

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為瓜也 山庭寢日隧
言欲窆故解去其鳳而斜其蓋也

路抽陰 善曰黃圖曰陵塚為山鄭玄周禮注曰
良曰言山陵之庭及大隧

之道寢伏日影抽 重扃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
引幽陰於中也

此夜深 善曰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
復曉 銑曰重扃謂墓門重關閉也燈

謂墓中置燈黯黯不明貌 銷神躬于壤末散靈
夜深謂墓中無曉時也

魄於天濤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 向
曰神躬靈魄謂貴妃神靈也壤土濤

畔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善曰言
也 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 翰曰言

貴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香無窮也

嗚呼哀哉

哀永逝文

潘安仁

濟曰此岳
傷妻之詞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 善曰啓夕將啓殯
之前夕也儀禮曰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亂緒也思玄賦
曰王肆侈於浩庭卒銜卹而絕緒 良曰啓夕

也絕緒失次序莫承莫能相承 龍龍而兮門
謂啓殯之夕也宵興夜起

側嗟俟時兮將升 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
玄曰軸輶軸也天子畫之以

龍說文曰輶喪車也 銑曰俄邪也龍輶喪
車也嗟嘆詞也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

姪結兮悼惶 善本作 慈姑兮垂矜 善曰爾雅曰
婦稱夫之母

善本

善本

曰姑向曰悼懼也事也慈姑即岳母也聞鳴雞兮戒朝

咸驚號兮撫膺善曰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也膺臂也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少

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善曰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

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也誰謂河廣一

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濟曰謂岳妻初

嫁之時常思父母之居也今柰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

反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良曰舉去也終天謂終竟天地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善曰儀禮

曰屬引徹奠乃祖禮記注曰輶殯車也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銑

持也曰祖祭也援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

遷善曰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餼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也向曰

撤去也酌謂以酒沃地也也悽切兮增歛俯仰

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鬢鬢翰

悽切哀貌歛歛悲聲揮灑也濟曰眷顧徒鬢

字室也倏忽卒疾也鬢鬢謂似平生時也也停駕

歸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良曰靡猶冀也停駕

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善曰徘徊旋行也何獲謂無所見也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

旆向曰車初去也華輦謂畫喪車也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衛風氓篇淇則有畔
隱則有畔

承蓋

善曰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

良曰帷

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翰曰言

感傷俛低

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濟曰悵

遲遲行貌遵循也言平

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

兮未夷

善曰毛萇詩傳曰夷滅昔同塗兮今異

世憶舊歡兮增新悲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

無岸望山兮寥廓

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

面色里兮蕭散

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銑曰寥廓空虛也浩汗廣大貌嗟潛隧兮既敞

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貌也

將送形兮長往

謂妻柩入墓周禮註曰隧墓道

也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

善曰賈逵國語註曰襲還

也繁華盛貌襲入也窮泉墓中也壤土也

中慕叫

兮擗標

之子降兮宅兆善曰毛詩曰寤寐有

也擗拊心貌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居之良

吉兆

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窆善曰

左氏傳註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

銑曰櫬棺也訣別也幽房墓中便房也冥冥窆

窆閭深貌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善曰司馬彪

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向歸反哭兮殯

曰戶墓門也闔閉也燈墓中之燈

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善曰左氏傳曰不反哭于

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自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

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善曰漢書曰孝武李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媻媻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睽也又曰睽往也東觀漢記世

祖曰虜在吾目中翰曰遑暇趣求遇逢也言想望其儀形何暇分其是非但求一逢目中也

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平聲 濟曰兆

皆無形兆而寤寐間亦不夢也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良曰重曰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謂妻之身也

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銑曰已往也然渠懷

之其幾何度無愧兮莊子

善曰莊子曰莊子妻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

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

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莊

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吊之則鼓缶而歌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冰玉堂重校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

帝袁皇后諱齊嬌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日元 謚

顏延年

雅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五臣本作二十八日大行

皇后崩于顯陽殿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摠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濟曰凡天子崩未及有定謚摠名曰大行皇帝

后亦同此義也 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五臣

本作于長寧陵禮也龍輅渠離綽甫容翟結

參善曰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也軸輅軸也狀

如轉麟刻兩頭為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輅音印程餘征

切韓詩曰纏繫也鄭玄儀禮註曰引棺在輅車曰綽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

勒面績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幘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詞註曰結連也

連驂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驂兩駢也 良曰長寧即皇后陵號也 銑曰龍輅凶飾容翟吉

制雖為喪事而同生儀也禮記云天子殯叢圖龍輅儀禮云夷牀軸饌于西階纏繫也引棺在

輅車曰綽周禮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皆有容連結也驂兩駢也言將行

之威儀也 皇塗昭列五臣作神路幽嚴善曰皇塗吉儀也 照烈神路凶飾故曰幽嚴 向曰皇塗言制也 皇帝

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善曰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

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輅車辭祖禰也 翰曰祖始行也饋祭也宵夜也

載謂始載 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善曰

於庭也 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縷縫之旌旗以

為文飾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

起二語甚奇姪然未
快太約延年子筆濃
營有餘固微不足

書大傳曰太師奏鷄鳴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
告去毛萇詩傳曰珮有珩璜琕琇音行琕音
居瑀音禹濟曰言皇后組旒之飾有其餘儀珩
珮之音盡沈滅矣遺餘淪沈徂往也凡后妃皆
鳴玉珮后既崩則 **悲黼筵之移御痛暈** 暈 **禴** 禴
與其音俱絕也

之重晦 善曰周禮大朝覲王設次席黼純又曰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禴狄鄭玄曰

禕衣畫暈者也禴畫鷄者也禴與鷄並以招切
良曰筵席晦闇也書云敷重葦席黼純移御謂

改常所也周禮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禴狄
闕狄鞠衣展衣椽衣畫暈者禴翟畫雉者

重晦謂將入墓也重幽闇也 **降輿客位撤奠殯** 五臣 **階** 善曰

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
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

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
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

之 銑曰降下也輿載柩車也客位西也撤去
也奠祭也周人殯柩於西階之上猶賓禮也

乃命史臣累德述懷 善曰鄭司農周禮註曰誅
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

為其辭也 向曰累德后 **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 善曰言天地未分之前已
明倫匹之義又升伉儷之

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秦美新曰上覽古在

昔有憑應而尚缺 翰同善 **圓精初爍方祗始**

疑 善曰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
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

方郭璞方言註云爍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
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 濟曰圓精謂

天也方祗謂地也爍明凝成也言天地分也 **昭**

哉世族祥發慶膺

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

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良曰歎皇后族之明盛而有其善福也祥善慶福膺當也

儀景胄圖光玉繩

善曰秘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

景大胄胤也言后在室時閉藏儀形於大族之家及配於帝圖發容光於

玉繩之內宋有玉繩殿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善曰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

明柔進而上行濟曰昌盛暉光也陰妻位也妻者法地柔道也將進謂皇后行此德行進於

天下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善曰南都賦曰率禮也

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鄭玄毛詩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禮記曰婦順者順於

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天也爰自待年金聲

良曰率循蹈履稱舉納受也夙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

夙振善曰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

集大成也者金聲美言也夙早也亦既有行素章

增絢善曰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子曰繪

事後素馬融曰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善曰詩

文貌也是宜又曰言觀其俾我王風始基嬪德善曰毛

旂又曰柔嘉誰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善曰毛

俾我恃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濟

曰俾使也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又云閔睢后妃惠問川流芳猷淵塞善曰蔡

之德也嬪婦也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

淵塞言方江泳善作漢載五臣本謹南國善序

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

衰曰方泂也 銑曰方觀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善曰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國予小子遭家不造東都主人曰鴻化惟神魯

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 向曰用集寶命仰陟

天機善曰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

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與機同

也 翰曰謂文帝即位也寶釋位公宮登曜紫

命即大命天機即璿璣玉衡 釋位公宮登曜紫

聞善曰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室禮

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

公宮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善曰尚書曰欽若昊

也 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 良曰欽若敬順皇

姑謂皇太后也允信迪蹈徽美也言能敬順信

蹈太后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善曰毛詩曰歸寧

之美也 在則有時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

不失職矣 銑曰寧親謂歸寧於父母也宗祀

謂祭 進思才淑傍綜圖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

祀也 王肅周易註曰綜理 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陳

女圖以鏡監頤囊而誦詩 向曰才能淑善綜理也圖

圖書史 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善曰國語令州鳩

史籍也 日詠之以中音孟

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壺苦本 **政穆宣房樂韶理**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註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

有房中樂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穆和宣明也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

也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良曰謂能法則坤德而成柔順之道又得軒轅星

之光彩而潤飾焉軒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尚書曰

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數 銑曰屆至測度也

言后德無遠而不 **下節震騰上清眇**士側善曰

至惟深而必度也 **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

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

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

詩曰百川沸騰山豕率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

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鄭玄曰朏猶條達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

向曰下節謂水也上清謂月也皆陰德故比於

后也震騰朏側謂皇后將崩之徵也周幽王時

三川皆震詩云百川沸騰晦而月見西方 **有來**

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側匿也 **斯雍無思不極**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

也 翰曰雍和極中也言后所來所思 **謂道輔**之事必盡柔和之理而合大中之道也 **仁司化**五臣 **莫晰**音制 善曰牽秀四言詩曰

乾道輔仁坤道尚冲思玄賦

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 濟曰晰明也常言天道輔仁何主司造化者不明而 **象物方臻** 祗禘告 沴 靈細使皇后至於斯也 善曰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祗禘鄭玄曰祗陰陽氣相禘漸成祥也祗音視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臨莅不和意也良曰臻至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祗禘主視祗氣者氣相傷曰沴也言今至德之代象物方 **太和既融** 收華委世至后崩之徵沴氣斯發也 善曰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不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棄世也銑曰太和天下和平也融明也奈何當如此之世而皇后收光華棄 **蘭殿長陰** 椒塗弛衛嗚呼

哉 善曰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倚蘭殿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 向曰蘭殿椒塗后妃所居也言蘭殿取其香也椒塗以椒塗室也長陰謂長閉之而中幽闇也 **戒涼在肄** 二 杪秋即窆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肄三月而葬說文曰肄瘞也楚詞曰靚杪秋之遙夜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窆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窀之倫切 翰曰戒涼秋時也杪秋末秋也肄瘞也儀禮云死三日而瘞也交長夜也言 **霜夜流唱** 五 臣 **曉月升魄** 將葬墓中就長夜也 善曰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濟曰流唱挽歌流轉也升魄 **八神警引** 五 輅 遷 跡 善曰其泉神靈升天也

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周禮曰巾車掌王后之五輅也良曰八神八方神也警策而引

哀車也周禮巾車氏掌王后之五輅遷跡謂發行也噉噉古儲嗣哀哀列

辟善曰噉噉哭音也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銑曰噉噉哀音也儲嗣太子列

辟諸灑零玉墀雨泗掖善曰劉駒駘玄根賦王也灑零雨泗皆淚落也玉墀丹

掖皆宮殿之間也而以玉丹飾也撫存悼亡感

今懷昔嗚呼哀哉善曰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

曰哀策既奏帝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悼傷也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善曰楚辭曰出國門而

書曰後徙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為奉山園濟曰謂山陵在北也首向也園即山陵也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善曰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李陵詩曰轅

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良曰按低也服馬駕也遙酸紫蓋眇泣素軒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

素車也銑曰紫蓋生儀素車凶飾酸悲眇遠軒車也滅綵清都夷體壽

原善曰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作陽陵原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

子未死呼壽原向曰清都謂生所居也壽原謂葬山陵也滅綵絕其光彩也夷體毀其支體

也夷邑野淪藹戎夏悲謹野淪其明盛戎秋華毀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野淪其明盛戎秋華

夏悲以競謹廣雅曰藹藹盛也爾語史蘇曰戎夏交梓也翰曰邑野都邑郊野也淪藹謂失

其茂盛之色也夷秋來芳可逖往駕弗援嗚呼諸夏皆號泣相喧也

來芳可逖往駕弗援嗚呼

來芳可逖往駕弗援嗚呼

玄暉才自是輕俊此篇調亦警第尚未極玄深之致耳

哀哉濟曰芳塵將來有足紀述靈駕既往不可攀援也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

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皇后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良曰明敬劉皇后諱端惠光祿大夫弘道孫也太祖初為高宗

納之卒葬相承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東昏侯寶卷立改葬祔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

塋將祔于某陵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塋將祔無祔于某陵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

東昏即位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歛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銑曰以梓木為棺因通名其陵曰梓宮先塋則張山舊陵也孔子曰魯人祔也祔謂合葬也其日至

尊親奉奠某皇帝

善曰至尊東昏也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

謚故曰某向曰至尊謂東昏侯也乃使兼太

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大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

謚南郊祖謂將行之祭謂將行之祭行宮禮過之宮也

堂啓扉

善曰張協禊賦白翠幕蜺連張衡品司徒誄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

脩夜彌長 濟曰翠帟翠幕也舒布也

阜山也玄堂謂墓中也啓開扉戶也

三獻筵卷六衣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也

禮祭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王

后之六服禕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良

日謂祭畢也俎几也撤去也三獻初獻亞獻終

獻也筵席也卷去也六衣六服

禕衣褕狄闕鞠衣展衣祿衣 **哀子嗣皇帝懷**

蜃衛而延首想驚 煙計輅而撫心 善曰周禮曰遂

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柩路柩載柳四

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璃止欲賦曰

竹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鷲總列子曰

師襄乃撫心高蹈 銑曰蜃衛蜃車也周禮云

安車彫面鷲總皆載棺柩車也

延首謂望之也撫心哀甚也 **痛椒塗之先廓**

哀長信之莫臨 善曰椒塗以椒塗壁也應劭漢

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

所居曰長信宮也 向曰椒塗謂后妃所居以

椒塗壁也長信宮漢太后之所居處謂皇后早

崩故云先 **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善曰爾雅曰赴

廓莫臨也 謂子路曰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

視也 良曰展視省也言一身不得於兩處赴

喪一時不獲於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善曰鄭玄

二所省視也 禮記註曰

旋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

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

善我無令人 銑曰左謂左史記言也 **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宣

氏在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 向曰劉

姓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故云帝

唐御龍胄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善曰班固漢書

胤緒末也 贊曰范氏為晉

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
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翰曰後居
秦始為劉氏及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為楚
王皇后則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善曰克能柔已
其後也 令妻壽

母 濟曰肇 **清漢表靈曾沙膺慶** 善曰韓詩
始淑善克能也 日漢有遊

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
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

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五年宜
有聖女興其齊困乎今王翁歸儒徙正直其地

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處即沙麓地後八
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幽通 王者膺慶於

所感 良曰 言皇后神聖 **爰定厥祥徽**
表異慶福膺當有類於此曾高也

音允穆 善曰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太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 純曰厥其徽美允信穆

和 **光華沼沚榮耀中谷** 善曰詩序曰采蘩夫人
也 不失職也詩云于以采

蘩于沼于沚又云葛覃后妃之德也詩云葛之
覃兮施于中谷言皇后之德光華榮耀於此也

向註 **敬始紘緼教先種** 直音陸 善曰列女
同 龍種 傳敬姜曰皇后親

蠶玄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緼周禮曰上春詔
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種之種而獻於王 蘭

曰古者后妃親織玄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緼
緼冕上覆垂者也周禮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

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於 **睿問川流神襟蘭**
王言此為敬之始教之先也

郁 善曰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
流揚雄書曰賢女馨香芬于蘭茝 濟曰睿

聖也聖問謂天下相問聖德也襟 賢
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芳盛也 **先德韜光**

君道 五臣本 **方被** 善曰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
作臨 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

此致語印也

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

東夏于寶晉紀文帝貽吳主書曰韜藏神光福德

又勞于外良曰韜藏被及也謂高宗未即帝

位時藏光於下而為君之道以及於人者而皇

后內于佐求賢所作善本謂無訛善曰詩序云卷

助也于佐求賢所善本謂無訛善曰詩序云卷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

險詖私謁之心銑曰言皇后之德佐於此也

謂詩詖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善曰班婕妤好自悼

諂也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善曰班婕妤好自悼

詩也向曰顧視也史女史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也弘廣式法陳布展中也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寶

晉紀摠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翰曰豐厚

在下之人自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往之善物

不得知是惟智也言十亂斯俟四教罔忒善曰

皇后兼有此德也言十亂斯俟四教罔忒善曰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

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

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

星名曜星也劉歆有曜曆楚辭曰前望舒使先

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翰曰軒曜謂軒轅星

主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也懷光

佇德言如星月含懷光彩延道德也

閔子不

祐慈訓早違善曰毛詩曰閔子小子周易曰天

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

違背也濟曰閔予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言

天不祐助我也慈訓謂皇

后也早違謂早棄我而崩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肆予冲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

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毋兮鞠我出入腹我

玄曰腹懷抱也良曰冲幼藐小靡無也言方

年幼小而皇后遂崩何不得依懷袖之恩也

家臻寶業身嗣昌輝善曰周易曰聖人之大寶

在陰銑曰高宗既至天子之位而已得嗣

明之時也臻至也寶業天子位也昌盛輝明

也壽宮寂遠清廟虛鐸嗚呼哀哉善曰楚辭曰

宮王逸曰壽宮社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

王也向曰壽宮清廟皆祠祭處也寂遠虛空

也不可見帝遷明命民神胥悅善曰謂明帝即

遷明德串夷載駘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

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

于鬼神翰曰高宗升皇帝位應

天明命合神人之心矣胥相也

乾景外臨陰

儀內缺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

皇后也內缺空悲故劔徒嗟金穴善曰漢書曰

師號况為金穴 璋瓚奚獻 禕禭罔設 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玄曰大宗亞裸

容夫人有故攝焉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爵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致齊也禕禭皆

后服也 銑曰璋瓚后夫人以致齊也禕禭皆后服也言皇后既崩以此何獻盡無所設奚何

罔無 馮相告 祲子宸駕長往 善曰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

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宮賦曰馮相觀祲典引曰宸居其城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

向曰周禮馮相氏登高臺視天文告祲言高宗崩之徵祲妖氣也宸駕天子駕也長往謂高宗

崩也 貽厥遠圖 未命是獎 善曰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也 翰曰貽遺圖謀也

末命臨終之命并厲也高宗遺 懷豐沛之綢繆 我遠謀臨崩有所戒厲於已也

兮背神京之弘敞 善曰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

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合六國苞宇宙之弘敞也 濟曰豐沛漢高祖鄉

以喻安陵也綢繆相視貌 陋蒼梧之不從兮 神京謂齊都弘大敞明也

鮪扶隅以同壤 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二妃不從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鮪禹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良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故

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鮪禹之山故遵之 陳象設於園

寢兮映輿鏃 犯於松楸 善曰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自高祖

下至宣帝各自屠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鏃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鬣前

銑曰園寢陵廟也言陳列生時象於廟中與車也鑲馬飾也松楸謂陵上所栽也望承

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

入之門藉田賦曰清洛濁渠向曰謂靈駕出赴於陵也承明門與洛水皆在東京今宋都擬

而無繼池縛於五臣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善

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爪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

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惟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毛詩曰造舟為梁翰曰繼接也禮記曰飾

棺君龍帷三池玄池於荒之爪若承雷形也縛引輜車也又云飾棺君龍帷振龍黼荒通軌謂

廣路也造舟浮橋也言靈駕威儀繼接於廣路浮橋之上也迴塘寂其已暮

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善曰南都賦曰分昔迴塘呂氏春秋

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濟曰言景物助其哀也迴塘曲隈也寂空也東川東流也澹

水止藉閔宮之遠烈兮聞續祖女之遐慶善曰

閔宮曰赫赫姜嫄稷母也烈業也又云續女維莘長子維行遐亦遠也慶善也言尊承此者遠

之比業始協德於五臣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

善曰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閔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詩序云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又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

爵號也翰曰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又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言皇后始於高宗

未即位時也漢書云天地合祭先妣配地言皇后終加尊謚而為先妣是表明天命也慕

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善曰東觀漢記云上賜東平王

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七枚衣一篋遺王可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 銑曰言是東昏觀皇后舊物悲摧若此也

慕思纏結隆 盛撫持也 思寒泉之罔極分託彤管於遺詠

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毋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夔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向曰言東昏侯慕託此遺詠而增其哀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氣既緩弱語淺多淺率且貌有道亦不甚似不知何以入選若欲強譽之或若稍自推淡之歟耳

蔡伯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善曰漢書太原縣 翰曰先生有德之稱

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

其後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胙之士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也良曰王季文王父也穆親寔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號咨謂謀事也而號叔之後因先生誕國命氏或謂郭焉即林宗是其後也

應天衷聰敏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銑曰誕大敬聖

哲智篤厚也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

焉奧乎不可測已善曰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深也已至也言不可測量其所至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

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善曰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

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遽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子孟子注曰

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向曰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括度矯正也言占度事理足可以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

直道行於時也

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善曰

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翰曰

探求綜集也圖圖書也周流謂行也華夏中國也帝學國學也緯天之文也言考覽六經求集

圖緯行之於中國隨集於國學也文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拯猶脩也于時纓綏之徒紳珮微言謂幽微大道之言也

之士望形表而影五臣本作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

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

母冠綏纓鄭玄曰綏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揚雄覈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良曰纓纓衣冠之飾也紳大帶也珮玉珮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朝服也表所謂立木而有影也景影聆聽也介甲蟲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之士望林宗之德有如人形猶百川以海為尊而歸赴之
爾乃潛隱衡門收
鱗介之物以龜龍為長也
朋勤誨
善曰毛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濟曰衡門以柴木為門收朋謂重其友朋也勤誨謂勤行訓教於人也
童蒙賴焉

用祛其蔽

善曰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猶去也

也言童蒙之人利其開教以去蔽惑皆知禮義也

州郡聞德虛已備禮

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

以疾辭

善曰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辟猶召也

皆辭之**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
善曰

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
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巢巢父許許由皆隱逸人也絕遠也軌亦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
善曰李陵書曰無名跡也

於天衢良日區方峙立也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

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

懷哀悼靡所寘念善曰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萇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

不朽之事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

立碑也謂將謀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於述碑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於是樹碑表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

立碑也謂將謀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於述碑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於是樹碑表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

立碑也謂將謀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於述碑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於是樹碑表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

立碑也謂將謀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於述碑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於是樹碑表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

立碑也謂將謀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於述碑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於是樹碑表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

立碑也謂將謀僉以為先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

曰據我華而不食我實也 良曰據拾也言禮樂詩書之事非惟拾其英華乃亦尋其根本

宮牆重仞允得其門 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銑曰孔子之宮牆數仞雖百官之富

得其門者寡矣此謂夫子道高入聖門也 言郭生得先聖之道可謂得入聖門也 **懿乎**

其純確乎其操 善曰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

美純質確 洋洋搢紳言觀其 五臣本 高 音告協 堅操志也 觀其 作而 高 韻 善

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良曰洋洋盛貌搢紳謂百官儒生之衣服言百官皆觀

仰其高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 善曰毛詩曰衡門德也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之下可以棲遲泌

之洋洋可以樂飢論語顏淵 赫赫三事幾行其 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赫赫三事幾行其

招 之邵友協韻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招猶召也 向曰赫赫盛貌三事謂三

公之任也謂上司徒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善 為掾也幾數招辟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善

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 黃瓊辟秦太常趙典舉秦有道並不應召或為

台 銑曰委累也召貢謂舉也謂上舉 降年不 有道累辭疾不應自保清妙隱居之理 降年不

永民斯悲悼 善曰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 翰曰言令人於此悲傷也

爰勒茲銘擯其光曜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擯 嗟 布也 濟曰擯發也

爾來世是則是效 善曰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 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 效是

效是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述大丘稍近似然文
六未工

蔡伯喈翰曰陳寔字仲弓為太丘令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五臣本人也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

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善曰易曰大皇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向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謂應

五百年而生賢之數也兼資九德摠脩百行善曰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於鄉黨則

也銑曰皋陶有九德君子有百行恂恂焉彬彬焉五臣本善誘善道仁而愛人善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類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使夫少長咸安

懷之善曰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為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濟曰言其道

德於時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為法度也不傲訐以干時

不遷怒善本以臨下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傲以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翰曰傲傲名訐訐發人罪也干亂也遷怒謂移怒於人也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

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向曰宰

為聞喜令又德務中庸教敦不肅善曰論語子

為太丘令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

而成銑曰庸用也言其行大中之道用之於

人其教敦厚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善曰左氏傳

不行威肅及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會遭黨事禁錮善

雅曰謚靜也作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善曰周易曰樂

固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濟曰遭

黨犯罪而曰於獄竟交不諂上愛不瀆五臣曰

不憂悔寬意自樂善曰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翰曰

善曰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翰曰

不諂諛順顏以取上意其施惠愛則均不以其

下而見機五臣而作不俟終日善曰周易曰君

俟終日向曰俟待也言事必及文書赦宥時

見幾不待終日而隨事變通也廣德乞骸骨賜

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善曰漢書曰薛

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

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銑曰文書赦宥

謂天子詔赦罪人也懸車謂其所乘之車懸而不復乘也四門備禮閑心靜

善曰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良曰四

門四方門也閑閉也言當時在位者皆欲徵

賢於四方而備脩束帛之聘聘先

生先生閑心靜居終不復應也

大將軍何公

司徒袁公善曰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

袁隗遣人敦寔欲持授以不次之位

寔謝使者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

曰何進袁隗也

濟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皇復故三事三公也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翰曰特表謂獨出常調擢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帶金印繫以紫綬言此可以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光國家大功也勳功也

中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善曰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何

曰不就所辟而謂使者云絕仕宦之望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赴也弘農

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

穎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

位之負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寮畢賀賜等嘗嘆寔大

位未登愧於先之也衮職謂三公也銑曰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臧文仲為大

夫知柳下惠賢而不舉之孔子以為竊位楊陳二公慙負此名也故特人高其

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

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善曰范曄後漢

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良曰顧命謂遺令也留葬所卒謂

遺令葬於所卒之地不歸本屬故也時服素棺擲財周觀喪事唯

約用過乎儉善曰周易曰用過乎儉羣公百僚

莫不咨嗟巖數知名失聲揮涕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

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大將五臣本無大

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

靈曜之純天不慙魚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

于時靡憲措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鉤命決曰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

尚書緯有考靈曜左氏傳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禮記曰

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翰曰將軍即

何進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惟聖四瀆之精

也俾使也遺老老老臣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屏我天子而死也孔子將卒而歌曰梁木其

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哲智萎死靡無憲法也言智人既死于今時無可以為法則也

傳曰郁郁乎文哉善曰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五臣本無書曰九

疇彝倫攸叙善曰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為

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向曰言存亦以文範

教訓於人而沒後以為號亦為宜也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銑曰中牢

也羊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

矣陳君命世是生善曰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銑曰赫盛

也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善曰孔安國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

也厚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平聲協韻五臣本作有令

也良曰醇

側聲 善曰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大戎率舊德而守終純固 濟曰令善也言始資正道終 **奉禮終沒休矣遠聲** 翰曰奉禮終有善名也 禮教存約儉而 **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

銘 向曰刊刻也 **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

五百餘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初官至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曰總

太僕 **遠近會葬千人已上** 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

河南尹种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也 **追歎**

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 良曰遠近古今也鮮

也重部大掾以成時銘 善曰重直用切 **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 善曰論語

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 **乃作銘**

曰 **我我崇嶽吐符降神** 善曰上林賦曰南山峩峩

申 翰曰言立五岳之精吐其符應降其神靈乃先生也 **於皇先生抱寶懷**

珍 何曰於皇歎美之辭也寶珍喻道德也 **如何昊穹既喪斯文** 善

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銑曰昊穹天**

此正套語千篇一律
者論文全未佳惟藻
績字句間可節取耳

也斯文謂先生也謂其有文德故也微言絕來者曷聞論語曰
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幽通賦將
地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良曰微言道也地毀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
來者謂後人也曷何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
毛詩文喻仕於亂時也濟曰交交小魏
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言其貌小集於棘林得
其所也喻人以壽終亦得其所也命不可贖
哀何有極善曰毛詩曰如
可贖今人百其身翰曰言人命有分一死不
可以重寶財以贖取生人哀者何有窮盡也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幼好學手不釋卷

為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善曰

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銑曰太上謂上古有道之君也

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良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又云泣者增飾

也隨武子趙文子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上而諸大夫卒者皆同葬於此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與隨武子且武子利於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此則趙文子懷其餘風也言於彥回之德亦此二人故云也

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少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于宋微子故仁賢乃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殷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左氏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濟曰微子殷紂兄也有至仁之德武王既滅紂至成王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爲褚

師以功高因官命氏遂爲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爰逮兩漢儒雅繼及**善曰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爲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翰曰爰於逮及也褚禧亦爲儒官繼及謂相繼不絕**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善曰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向曰魏之大臣無褚氏蓋有者職位稍卑故史傳不載也**德****合當時行比州壤**善曰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其德行高比之州壤之間爲最也**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善曰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良曰臧善否惡也毀者以惡言談人譽者以善事

桓茂論云借事於史
東陽秋

說人言穆公則以此事不見於言形見也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

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盈若冲字林曰冲猶虛也濟曰亮信采事也冲虛謂虛懷

接士也可謂婉而成五臣本章志而晦者矣善曰左氏

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翰曰婉曲章明言屈曲行物而能明其政事有其明志而不自矜故云晦也

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

軒冕相襲公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善曰

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主制軒冕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惟聖四瀆之精仁明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何曰川岳

皆聖靈之精也珪璋和順內凝英華外發善曰

美玉也挺出耀光也

神茂初學上日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銑曰疑

業隆弱冠善曰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良曰言

盛在於弱冠初學謂年十歲也弱冠謂年二十歲

是以仁經義緯敦穆

於閨庭五臣本庭善曰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

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善曰孟子曰孔子之謂集

也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善曰

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禮記孔子曰啜菽飲

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
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向曰言父子兄弟
和穆盡歡人之讒 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
言難以相間也

樂之場 五臣本作圃 善曰劇秦美新曰逍
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 **風**

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 善曰音微即

日太姒嗣徽音 銑曰徽美也言德 **韻字弘深**

喜愠莫見其際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

山濤莫見其際 良曰韻字 **心明通亮用人臣**

猶器量也愠怒也際涯畔 **言必猶於已** 善曰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

本無 用人之言若 **汪汪焉洋洋焉謂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

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

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不可量也 翰曰汪汪洋洋水 **表陽源才氣**

高竒綜覈精裁 去聲 善曰沈約宋書曰袁

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竒又曰荀

顓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

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 向曰袁陽源時

為吏部郎言其主司理考人士才器精麤體裁

言將選公為駙 **宋文帝端明臨朝鑒** 五臣本

馬以尚公主 **無昧** 善曰鷓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

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 **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

家 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銑曰言文帝定婚

欲以公主 **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

妻公也 **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

主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

高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輦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

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

萇詩傳曰蔑無也良曰漢有韋叔高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而叔高儀貌絕衆天

子愛之以公主妻焉晉有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人方之褚公蔑如也

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

世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

曰濯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朝而事天子冠冕在首者喻其以道德為世之首 **升降**

兩宮實惟時寶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翰曰升

降上下也兩宮謂天子太子宮 **具瞻之範既著** 入天子宮則為上入太子宮則為下也

台衡之望斯集 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

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出**

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

槐庭司文天閣 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秘書郎掌三閣經書三

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秘書銑曰贊佐也槐庭三公位也謂為太宰參軍是為佐

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任於天祿光昭五臣

之閣也天祿書閣名謂秘書丞也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

照諸侯風流籍甚善曰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

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

卿間名聲籍甚良曰言其風美之以父憂去

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喪過乎哀幾依將毀滅

有識留感行路傷情善曰周易曰喪過乎哀孝

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

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濟服闋除中書侍郎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闕於

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善曰左氏傳曰閔子騫

莊子曰智效一官翰曰中書侍郎掌知天子

詔令宣之於外言王言初出如絲之細宣布於外如綸之大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

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善曰沈約宋書曰始平孝

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于驚爭冠諸子凡為上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

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曰謂李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

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向曰

冠拜也列蕃謂諸王也戡將敷布邦國毗輔也

國華謂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

英賢也以平善曰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錘聲類曰銓所

以平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

銓管御煩以簡裴楷清通主戎簡要復存於茲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真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而能要言二君美跡復居於此

泰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

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

行衣冠未緝善曰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

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

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

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

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

邕劉寬碑曰統艾二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

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

後漢書崔誦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輯

和也緝與輯同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也不

移朔謂不經一月也齊曰天步謂天下也夷

平途道也元戎兵車也啓行

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也

內贊謀莫謨莫外

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善曰東觀漢記世

禹與朕謀謀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

人材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真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而能要言二君美跡復居於此

泰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

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

行衣冠未緝善曰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

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

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

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

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

邕劉寬碑曰統艾二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

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

後漢書崔誦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輯

和也緝與輯同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也不

移朔謂不經一月也齊曰天步謂天下也夷

平途道也元戎兵車也啓行

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也

內贊謀莫謨莫外

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善曰東觀漢記世

禹與朕謀謀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

人材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真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而能要言二君美跡復居於此

泰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

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

行衣冠未緝善曰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

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

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

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

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

邕劉寬碑曰統艾二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

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

後漢書崔誦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輯

和也緝與輯同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也不

移朔謂不經一月也齊曰天步謂天下也夷

平途道也元戎兵車也啓行

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也

內贊謀莫謨莫外

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善曰東觀漢記世

禹與朕謀謀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

必賞有功必舉也

向曰有勞

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善曰

明也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

於此

平天下亂也涇渭猶分別也言分別功勳厚薄

國事也康安也流品百姓百官也制勝既遠謂

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

涇殊流雅鄭異調翰曰贊助也謀謨謂謀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向曰有勞

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善曰

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書大傳曰文事寧

王施政而物皆聽銑曰績功也敷布也良曰謂兵戈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

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封零都縣開

國伯食邑五百戶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尚

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孔安國

曰用可用敬可敬漢書豫章郡零都縣濟曰

帷幄謂為謀策也膺當庸用祗敬秩序也言當

用敬其大功有此次序故封以零都縣伯也

既秉辭梁之分五臣本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

邑不盈百井善曰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以梁

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

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

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

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

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

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

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

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

至今不失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漢書曰井方一里

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

熙王旅兼方叔之望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黯謂

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

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毛

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

如翰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向曰獻替謂

獻其可行之理廢其不可為之事也均同也庸

用也仲山甫周之賢臣能補闕王事言諸公同

仲山甫之功也緝熙光明也王族天子之衆也方叔亦賢臣也言光明天子之衆兼同方叔之美望也

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善曰漢書曰右內史也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濟曰丹陽郡名京輔言近帝都也

吳興衿帶實惟股肱善曰李尤函谷攸所也吳興郡名言在都之肱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良曰吳興郡名言在都之

南如人衣之衿帶也股肱謂手足也**頻作二守並加**足言此郡要害如人有手足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

蟬冕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濟曰頻作丹陽吳興二郡太守蟬冕侍中冕也言作任二郡皆入加

侍中也**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善曰左氏傳晉郤至也民是以息翰曰人皆得禮義之政安息無競也

明皇不豫儲后幼冲善曰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

宗崩太子即位王上幼冲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向曰明皇宋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貽厥謂後嗣也寄託允信屬任也言明帝有疾太子幼小而後嗣之託信在

時望欲使公輔少帝故也**徵為吏部尚書領**衡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

寬內直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蘧伯玉之行也銑曰理有不正者端其條流事有不平者施以權衡權衡秤也言於事平如秤稱焉外

謂言詞威儀也弘二八之高謩宣由唐而垂詠善

內謂心慮也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唐萬物得由其

道也良曰二八謂舜舉八元八凱也謩議也

由唐詩篇名也言萬物皆由其道而得其性也太宗即世明帝也即世

崩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

往事居忠貞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善曰左

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翰

曰往謂明帝也居謂少主也允百官象物而動

合亮信也秉執均政維繫也軍政不戒而備

戒而備向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

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

者也善曰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泰階以尹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

以為美談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

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

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左氏傳曰晉侯賞

栢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

悅之以為當也銑曰泰階星三公位也尹正

也言公為政於天下而君子美之亦如魯欲使

樂正子春為政孟軻喜而不寐言其好善而進

也晉侯賞士伯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

當丁所生毋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善曰

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朝議以

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

有為去平為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

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良曰魯侯伯禽遭喪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此蓋有所為之也式法也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日之葬欲使諸公從此准法也爰降詔書

身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

弘化善曰泌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

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濟曰敦勸也事不我與

謂固辭不免也屈已謂屈禮屬值三季在辰戚也弘化謂弘天子之化也

三季在辰戚也善曰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輪曰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世也辰時也言少帝之世禍亂如三季之時也戚潘謂

諸王也侮猶亂也桂陽失圖窺窬神器善曰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

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

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

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怖擾於

是城內外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左氏傳師服

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圖謀

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圖謀也

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圖謀也

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圖謀也

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圖謀也

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圖謀也

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善曰湛方生詩曰鼓棹行

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曰岑峯參差日月蔽虧銑曰建

言將軍出征桂陽王也鼓棹謂行舟也振蕩言將動也蔽虧言旌旗多而蔽障日月之光也出

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善曰典引曰仁風

城王誅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良曰分流曰派風翔言行疾如飛也雷動

言威也鳴控絃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善曰班固

述曰控絃貫石威動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

宰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鏃流乎絳闕濟曰鳴控絃謂用弓也宗稷謂宗廟社稷

也鋒劔戟之屬也鏃矢也象魏天子闕也言賊徒至宗廟社稷闕下也雖英宰臨

我元渠時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五臣本作

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殲厥渠魁餘黨謂

杜墨蠡也翰曰英宰謂褚公也戎兵也元渠謂惡逆之首也殄滅也言雖惡首已滅餘黨尚

多在於帝城攻劫宮廟猶有憂懼偏迫也公乃揔熊羆之士率五臣

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善曰尚書曰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國語曰召康公曰天子聽政

忠臣盡規向曰熊羆言康國祚於綴旒拯王

猛烈也克能也寧安也維於已墜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

綴旒冠上垂珠以喻危也拯救也維網維也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

仁公之翼佐善曰太祖齊王也 銑曰太祖高皇帝裕也 仁公即褚公也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

申子及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 銑曰詳

審也言有賞德有刑罪必審而後行禮義為人所信此可謂戰之器用必勝之道也以靜

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

劔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善曰老子曰功

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

撝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勲固秉謙撝 良曰班劔謂執劔而從行者也弗有謂

不受此賜而堅固其志以執撝謙退讓之道也秉執撝 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

艱去官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公

主薨毀瘠如初 濟曰此褚公嫡母吳郡公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善曰莊子桑雩

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趣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 翰曰義顏丁之合禮

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善曰禮記曰顏丁善居

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

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天厭宋德水運告謝

嗣主荒怠於天位疆臣憑陵於荆楚善曰左氏

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沈約宋書曰後廢帝

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沈約宋書曰荆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 銑曰天厭宋德言大亂也宋水德王故云水運謝盡也言水運告盡者謂宋祚盡疆臣逆亂之臣也憑陵勇暴貌也荆楚謂荆州刺史沈攸之起 **廢昏繼統之功** 龕五臣本兵反也楚荆州也 **亂寧民之德**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鏡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 良曰廢昏廢少帝也繼統謂 **公實仰替宏規參聞** 順帝也戡勝寧安也

神筭 善曰潘岳賈充誄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筭濟曰贊佐宏大規模筭計也言有神秘之計策

雖無受服 慎 **出車之庸亦有其寢秉羽之**

績 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

子注曰其寢安寢也 翰曰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或受服服祭肉也言天子遣將必賜其胙肉也言其雖無此受服之功

亦有其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也羽舞羽也言其但安寢

以脩禮樂而有折衝千里之勝 **乃作司空山**

川攸序兼授衛 五臣本 **軍戎政輯** 集 **睦** 善曰禮

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 向曰司空以度山川居其人也攸所也言其有所次序也戎政軍陣之法

也輯集也 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善曰沈約宋書曰順

帝諱准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

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向曰齊太祖蕭諱道成受宋禪即皇帝位順皇宋順帝禪謂讓位

與齊也 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善曰周易曰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良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匡正

贊佐也 弼諧允正徽猷弘遠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曰

君子徽猷小人與屬 濟曰弼樹之風聲著之善曰魏

話怪言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 翰曰話言善

也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善曰魏志曰太

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

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 向曰稷契二臣名佐舜禹以致

和平之化也魏臣荀攸為尚書令晉臣裴秀為左光祿大夫並有大功於國 自非坦

懷至公永監崇替善曰國語監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 孰能光

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 銑曰坦平監視崇興替廢也

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

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

終言之尚書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銑曰五君謂宋文帝明帝順帝齊高帝武帝也寅敬亮

謂齊宋也 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

不能抗節却作此等贊美語然謂之深刺極貶亦得

邦教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

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

鼎三公象也良曰齊建元中改封南康郡公

進位司徒故云大啓南康中鉉則司徒之位也

膺受也特受土宇謂封南康公也固辭邦教謂

再讓司徒也司徒掌邦教故云固辭邦教也

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

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

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

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衮司三公

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濟曰此又加授尚書

令也周官冢宰掌邦教之理也則與今尚書令

同也雖品序輕於三公而任已盛於百辟

也釐遂冲官也秩序也衮司三公也百辟百官也

肯改授朝端

善曰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

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翰曰冲深旨意

也言受尚書令釐遂天子深意旋改授司徒以

為朝臣之首也端首也

通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劉琨勸

進表曰是以

向曰愜衆心故也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

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

銑曰嘉

善茂盛庸功也重申前冊謂復將授司徒也

執

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善曰周禮曰掌邦

禮以佐王和邦國

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賓軍嘉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簡略也良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八

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姻之

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人之刑罕希也言希用者寬而中也

故能騁績康衢

文選卷八

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躅入奉

帷殿善曰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孝經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濟曰績功也康衢道路也延招哲

智后君資用也能騁功於道路慈愛於聖君義在用謹敬之心與君相親如布衣之交也出則

陪帝居入則奉帝帷殿也仰南風之高詠餐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

德故也餐猶美也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此

寶器帝王之美瑞故致在東序美聖明之時故

託美此寶野當為序此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

云野者當書寫之誤也

於宴私之夕善曰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

以講話講六藝之宏敷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

燕私向曰雅正也披文謂與天子作文章宴

私謂君參以酒德間以琴心善曰劉劭有酒德

臣宴樂

作琴心三篇

旣曰參雜也

暖有餘暉遙然留想善曰暖温貌

似春遙然流想所慮者深也良曰暖光也餘

暉天子恩光及之遙遠也留想謂遠想安危之

理君臣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

相戒也

有如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

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

四二

文選卷之八

四二

秋霜 良曰冬日之温謂君恩及之柔和而肅
愛也秋霜蒙寵彌加畏懼如對秋霜凜然也肅

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

一善曰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國語武公伐翼
殺哀侯止癸共子曰苟無死吾子見之令子

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
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

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 濟曰肅肅
敬也穆穆美也言臣敬其君君美其臣也於是

見其人事君事親愛敬同如一謂親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非食不生非教不成雖在三如一也

太祖升遐綱繆遺寄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
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

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
忽其升遐也 翰曰升遐天子崩也避言其死

故言升遐若升仙而遠游者也綱繆密
意也遺寄謂詔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 以待中

司徒錄尚書事五臣稟王几之顧奉綴衣之禮

善曰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曰
出綴衣於庭越翼曰王崩 向曰周成王將崩

命召公畢公將顧託後事王憑玉几以告命焉
綴衣幄帳也言褚公羣后既退撤出幄帳于廷

也亦奉此禮以輔 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
少帝也稟受也 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擇楚國
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銑曰皇

太雍和 內平外成實昭舊職 善曰左氏傳太史
熙廣也 內平外成實昭舊職 克曰舜舉八元布

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養會 增給班劔三十
日相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 增給班劔三十

人 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二十人持
劔焉 良曰內執權衡以平外則奉成其政

實所謂不曠其 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
官昭明舊職也 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

卑居高而思降

善曰左氏傳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

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 濟曰徽美章明也言其能

備行禮物皆有容故美道明德於此信矣又位尊志滿而能卑禮於人居高慮危心思退下謂

欲告病也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

旨用申超世之尚

善曰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

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也 翰曰陳請也言疾病請退 歸也朝廷謂天子也重難也旨

意也言公請退位而天子難違謙光之旨故用申超世高尚之事遂其所請 改授司

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何曰言

以此官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善曰蔡邕揚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

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銑曰景大永長也大漸彌

留謂病甚也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

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臣

本作 晏嬰既往齊君趨車

五臣本作 而行哭

善曰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

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

公擊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

也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 良曰棘盛也衛有太史柳莊疾盛衛公當

祭於廟聞之輟祭而視之齊有晏嬰
死齊侯外游而聞之下車行哭也 公之云亡

聖朝震悼於上群后五臣本作臣恒臣慟於下豈惟

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善曰卿玄禮記曰日惟恐也言萬國

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

日聖朝天子也震動也群后謂百官諸侯也惟恐也言褚公亡天子驚悼於上百官及天下諸

侯皆恐動於下豈如柳莊晏嬰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

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五臣本班劔為六

十人謚曰文簡禮也翰曰節信也實臣行者以執之羽葆以鳥毛為幢隨

振之儀飾也班劔木劔無刃假作劔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夫乘德而處萬

物不能害其貞五臣本作身善曰莊子曰夫

善曰莊子曰夫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

有褊心之人不為怒人虛已以遊於世其孰能

害之銑曰虛已謂自下其身而遊於世當世之人何能亂其度量擾亂也均貴賤

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五臣本兼善天

下聊以卒歲善曰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

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

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

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

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孟

子

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良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時過言不常也心忘其榮辱者則不以彼辱為辱不以我榮為榮榮言齊也卒終也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善曰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曰經理圖謀式用祇大克能也言理事於始謀身於終用免大悔者誰云能備此事褚公實有之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象所未形五臣本作刑述詠所不盡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向曰庶衆也公之美德言而狀之者非所能見也述以詠之者非所能盡也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

眇默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咸贈何邵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默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默銑曰感流川日夜不捨亦如人命一盡不生也清暉儀形也眇默言永從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幽冥不復見也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善曰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良曰餐聽也輿誦謂輿臺賤者之言也丘里田里之間也春秋云鄭子產為政輿人誦之子產若死其誰嗣之雅詠謂韻其德音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善曰禮之聲也惺鼎銘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濟曰衛大夫孔惺有大功銘之於鼎垂文則銘之字也方高山晉大夫魏顆死銘功於景鐘則法也

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石而旌之 翰曰言故吏仰公之德比之高其

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

善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

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木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生於豐通於制度毛詩曰長發其祥 向曰辰星土水也感運謂齊水德也蕭何稟昂星而生齊帝則蕭何後元首惟明也先言齊帝者欲明君臣相合之義

元首惟明

股肱惟良

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昂宿以生故曰惟良也尚書大傳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天

鑑作監璿曜踵武前王

善曰言君能鑒照璿璣

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

曰及前王之踵武 良曰尚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曜也踵繼武跡也前王謂先

代明王言齊能監七政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善

之道繼跡前代之王也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善

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體微知章而匡贊

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涿邪山文曰耽耽

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彰 濟曰

欽敬若順也元輔即褚公也言其體機微之事以見其明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善曰毛詩曰永

也 則毛詩曰因心則友 翰曰孝 仁洽兼濟愛深

友之道因心而生不在於外也 善誘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此仁

之情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也向曰**觀海齊量登嶽均厚**善曰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

茫茫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乎其若

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岳而知

衆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

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秦

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 銑曰言其道德

深高如觀海登岳齊均其器量厚德也

五臣茲五臣本

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

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

也堯有八元亦賢臣也兼褚公此為九也

內暮帷幄外曜台階

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

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

女主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

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

公上應三台 濟曰暮籌策也台階星名三公

位也曜**遠無不肅**無不肅

無不肅 阮嗣宗勸晉王戔曰遠無不

服邇無不肅 翰曰肅成也懷來也**如風之偃**

星光也**如樂之諧**善曰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

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

賦曰觀滄海於

茫茫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乎其若

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岳而知

衆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

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秦

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 銑曰言其道德

深高如觀海登岳齊均其器量厚德也

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

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

也堯有八元亦賢臣也兼褚公此為九也

帷幄外曜台階

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

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

女主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

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

公上應三台 濟曰暮籌策也台階星名三公

位也曜**遠無不肅**無不肅

無不肅 阮嗣宗勸晉王戔曰遠無不

服邇無不肅 翰曰肅成也懷來也**如風之偃**

星光也**如樂之諧**善曰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

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

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向曰諧和也

於身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

衡門之館也 濟曰言其道尚幽閑而屈跡來

仕也朱軒貴士之車也衡館衡門也謂隱逸處

橫木為門也 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

散善曰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

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 翰曰眇眇深遠貌

玄宗道也萋萋草盛貌言辭翰盛如草華也言

好道義如川流也文章之盛又若霧散言多也

嵩構云頽梁陰載缺善曰禮記曰孔子早作負

山其頽乎 向曰嵩山中岳也梁陰梁木也載

則缺壞也言褚公亡如高山之頽墜梁木之摧

折德猷靡嗣儀形長遞五臣本作逝成列反協

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註

曰遞去也 銑曰猷風也靡無逝往也 悵悵餘

徽鏘洋遺烈善曰楚辭曰心悵悵以承思 良

也烈也 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善曰典引曰扇遺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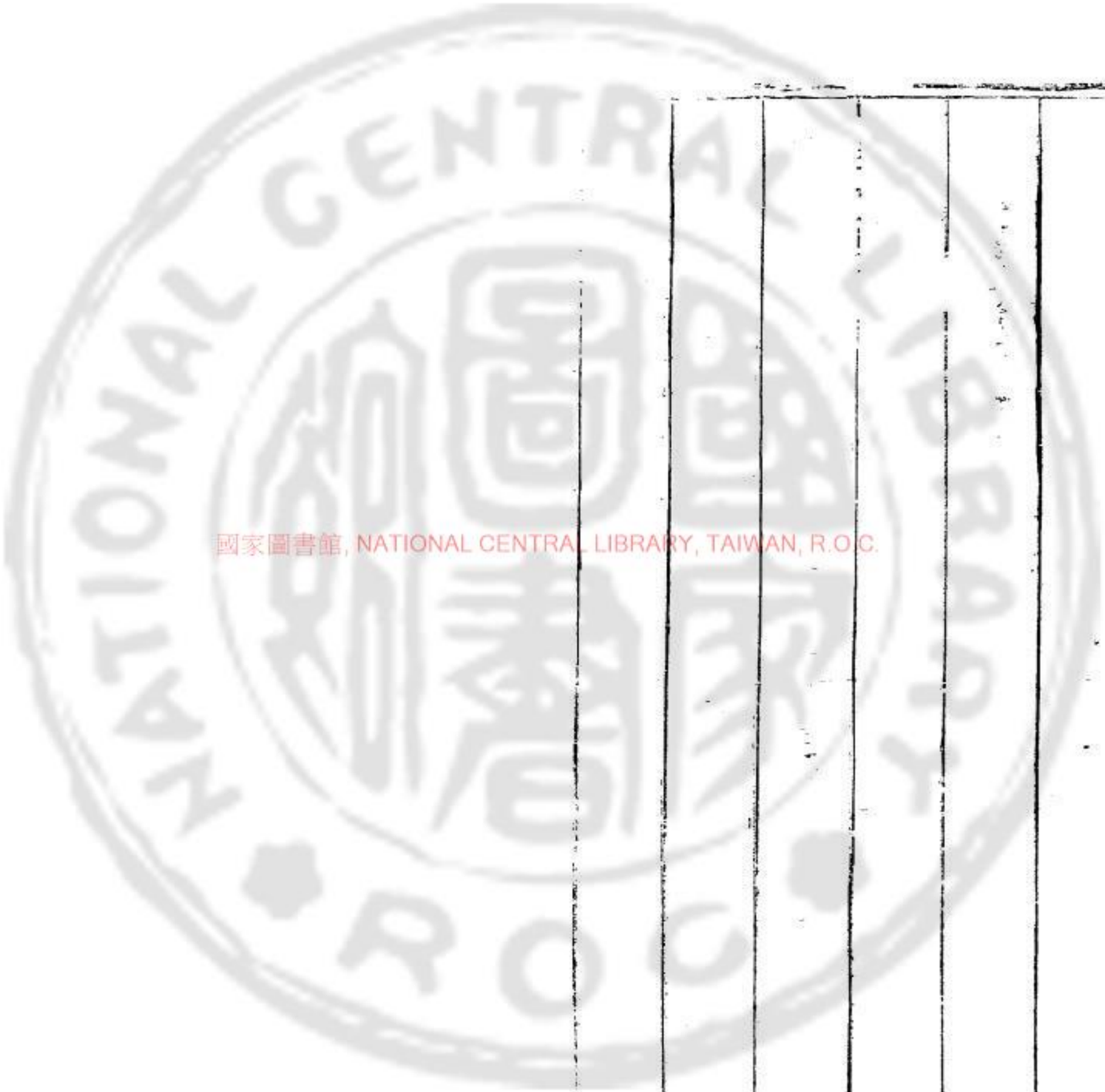
盛也 而不竭翰曰彌益也竭盡也言其美

德遺聲久而益新用之者不可窮盡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八

分類三
四

見龍精舍重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鼎 翰 呂向註

碑文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三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

陀

王簡栖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

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

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

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

製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巾字簡

排偶之文作到二細爾
時佛教盛行簡栖想亦
厭飲禪籍故說彼家言
於寺碑可謂當行第文
氣終弱且論亦未暢元
美極口贊許曰固若貫
珠爛如披錦又曰在我
法中固為翹楚於彼教
中亦入三昧數曰泥玩
未敢言同



栖琅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鄆州從事後為輔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

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

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斟也故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相子新論

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

入切斟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

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況視聽之外

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善曰僧肇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

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

所繫故不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

生不滅也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

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

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處良曰掩室謂歛

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國處寂滅道場此言歛心於摩竭之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國用開不言之道也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

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

維摩詰問疾文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

入不二法門時維摩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

門僧肇論曰浮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銑曰杜口謂不言

也同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

善註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

研幾於六位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

箕子曰我不知彞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

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 濟曰彞常倫

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疇

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

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

九曰五福 翰曰六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

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善曰此顯言之功也

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考經鉤命決曰地以

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 向曰三才天地人也翰曰太

極天地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善曰言所以

之始 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

向謂駸茂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 良曰已止 然爻繫所筌窮於此

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 善曰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

域善曰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

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

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

筌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

此岸 銑曰繫繫辭也 則稱 去 謂所絕形乎彼

筌期也此域謂道也 岸矣善曰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

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

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

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

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

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

岸矣

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

玄極無名稱謂絕焉

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

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

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

如來受安樂者喻

於常往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

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彼岸謂覺悟也。

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

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

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

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

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

心為禪也。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

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敬也。名言不得禪定以守靜也。智惠以通其理也。

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

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

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

亦不得知其體性質相者也。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也。不可以學地。五臣本作

知不可。五臣本作乎字。善曰：妙法蓮花經曰：昔在學

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

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其度量

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註曰：蘊淵奧也。

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註曰：蘊淵奧也。

濟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
意所生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
滅也蘊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
積也

不應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
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

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
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

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今何適莫之足
嬰 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

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扣扣來無不 **況法身圓**
應之以聲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

對規矩冥立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
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

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
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

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
銑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也

圓對蓋謂無帶闕也冥立謂 **一音稱物宮商潛**
與冥昧之道相會而立也

運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
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

商角徵羽也 良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
曰言道合萬物

室善曰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註曰諸
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

來竺道生維摩經註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
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

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
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

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向日
菩薩下 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

也 **憑五行之軌拯溺逝川**善曰僧肇論曰騁六
通之神驥乘五行之

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
 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
 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
 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
 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 銑曰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也
 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軾車上
 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
 夜不止而如來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善曰維
 化救之使濟矣 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
 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品經說
 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念正定 爾雅曰庇蔭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翰曰一正見二思
 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
 定言如來開此八者大蔭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
 其人交喪失於道者也

遂通遙源濟

五臣本作

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鍵

謝靈運金剛般若經註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開
 戴逵樓林賦曰幽關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頽
 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
 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
 知其所以由也 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邃也關鍵
 昔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行不
 門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 深也 行不
 捨之檀而施 善曰夫心愛眾生而實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為
 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
 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
 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
 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
 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

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良曰捨
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萬物唱無緣之慈

而澤周萬物善曰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
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

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
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

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
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生

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
濟天下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中行慈

故為無緣**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善曰夫以明
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

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
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

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
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濟曰演廣勿

無也大聖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私
照之明而鑒極

於沙數之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善曰
機謂

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機心
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

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
無機照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

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盡末一塵為一
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翰曰導引也亡

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人以機應則多惑
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

劫猶**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善曰周易曰天下隨
世也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然後拂衣雙樹脫**
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履金沙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
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

提河邊婆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
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 銑曰言如來演行聖
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
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 惟恍惟惚不暎不昧
也樹謂婆羅樹也屣履也

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善曰老子曰道之為
物惟恍惟惚王弼曰

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暎其
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
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今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
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
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見
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

也 向曰恍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

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

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 善曰荅賓戲曰聖
哲治之棲遑大千

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
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中千世

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大出
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

欲僧肇維摩經註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
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

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
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

般涅槃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註曰無
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

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良曰棲遑謂游處
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

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 齊曰焚
燎火也堅林謂眾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

眾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 正法既沒象教陵

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 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

夷 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
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

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正法既沒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為
形象以教人也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善
陵夷頽壞也

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
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
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矣杜預左氏傳注曰方
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向曰正法

既沒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
理以音聲求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 善曰禮記曰言偽
而辯順非而澤維

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
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
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
不自見其睫今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
目論也 銑曰意順於非法以為是口辯其偽
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目前狹論也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紐

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以九十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
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
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

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
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綱既振
謝莊為沈慶之荅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
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 翰曰幽讚謂

遠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
整頽壞之綱紀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
之要如人衣 蔭法雲於實際則火宅晨涼 善曰華
有紐帶也 嚴經曰

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
身則殊形並見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
也維摩經曰同貞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貞
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

燒我皆拔濟之 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
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
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衆
物如雲蔭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 曜

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 善曰劉蚪曰菩薩負
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
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
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
示語使得開解 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
父乃曉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
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暗之處夜中亦曉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善曰言義徒精
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
爲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
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
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

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 銑曰大
品經三十七品言此諸品爲佛法之要而二比
丘興行此法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
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覘之齊饗使者使者
將亂齊樂 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
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
外者晏子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善曰邪黨分
之謂也 崩無藩籬以

自固羅什維摩經註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
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
之固 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
爲說喻其心皆伏悉無障闕若無草木藩籬之
固豁然 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 善曰華嚴經
以通 題云大方廣

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
子以教思無窮 濟曰方廣佛號也教肆謂教
人習法也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
肄習也

並勒丹青之飾

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

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于莊

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相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

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

前以問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

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

疑張綱集曰畫功金石圖形丹青 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

日也 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皆圖畫佛象以崇其法也 然後遺文間

去 出列刹 察 相望 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

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澄言相望也 翰曰遺文謂經也列刹佛塔也

什結轍於山西林遠有隨乎江左矣 善曰高僧傳曰天竺

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圖

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

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

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

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遯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

濛甚重之年二十三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

曰釋惠遠本姓賈氏廡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

屈潯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教迹多也銑曰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道皆游於吳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奔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註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膠漭浩汗又曰灑濟漢渭蕩雲沃

日良曰沃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善曰流也蕩動也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迴翼於高標揚雄反騷曰何恐日薄於西山

濟曰迴照也薄迫也**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善曰左氏傳祭也薄迫也

紆餘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皐千里超忽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繫珪璧擁錫來游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錫錫杖也

以為宅生者綠業空則綠廢善曰言身從也

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綠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受受緣觸觸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受

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註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良曰宅居也言如緣業皆空

虛則存緣之心廢也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曰善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濟曰軀身也言人志若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賤膚於猛鷲善曰禮

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田邑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

嬉龍鬪水處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賤膚肉也猛鷲鷹也稜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鵠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鵠鵠來投我稱已身肉與鷹代鵠也

班荆蔭松者久之善曰左氏傳曰伍舉奔晉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向曰班荆蔭松山野之居班布也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善曰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而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

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象也後軍長史江夏內

史會稽孔府君諱覲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覲字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冀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

後軍長史

會稽郡孔君本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善

周禮曰薙草下土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翰曰薙芟也經行

謂經歷行息之處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

使君諱興五臣本無興字宗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

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

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良曰刹塔也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善曰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

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

首者用此者也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

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斗數也言斗數後有僧勤法師真節苦心求

煩惱以歸正真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真節曹植擬

仁養志九詠曰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

而得仁莊子曰纂修堂宇未就而沒善曰國語

養志者忘形也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善

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

壑人以為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僧徒

聞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善

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高誘淮南子註曰椽

曰椽棟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

構起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善曰

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

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

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祖武宗文之

鴻名齊曰洪大也紐猶綴也德昭升嚴配

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良曰言祖襲武王尊

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升舉此道而復

行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善曰尚書曰成湯

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

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向曰格至光

顯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顯

四外又大開惠澤與復積壞之理也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

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

人辭於孤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曰帝命

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

多難為君之道也康安也步中雅頌駉合韶護善曰禮記曰

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

善曰

蕭子

善曰

祖武宗文之

善曰

禮記曰

周人祖

文王而

宗武

善曰

尚書曰

成湯

于皇天

又曰

光被

四表格

于上下

毛詩曰

建爾

元子俾

侯于魯

大啓爾

即位改為建武 良曰粵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 善曰蕭子顯

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

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

善禪惡樹之風聲 齊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

子也藩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 擇方城之令

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 典酌龜蒙之故實

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 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

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

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銚曰方城

楚也龜蒙魯也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

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 政肅刑清於是乎

言江夏王為郢州亦有此事也

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

諱誼 善曰孝經曰具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

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誼字士穆為江

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

府事故稱行事也 翰曰誼為江夏內

史為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事 智刃所

遊五臣本 日新月故 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

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

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剗彼節者有

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

無忘其所能 向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

刀刃之利善政來者為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善曰

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善曰

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

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

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

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

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

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

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

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

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

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道既勝實自歸之得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

幾衣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善曰論語曰譬如

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弃井也翰曰慨恨也簣土籠也有

以籠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簣之土而不成山者

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弃者皆喻此寺廢於已

安墜於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善曰孫

幾立也善曰孫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

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屯徒揆日

清平朝廷無事向曰間伺也

各有司存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

屯其司杜預註曰屯具也匹婢切毛詩

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遵豆

之事則有司存銑曰屯具徒衆揆度也於是

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民民

孟子安滕王閣序表
此四語

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巨丘被陵因高就

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巨丘被陵因高就

遠翰曰巨丘被陵因高就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

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

文曰南北曰表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

上陵青雲覽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

表飛閣透迤下臨無地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

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

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銑曰透迤相連

見言閣高下臨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

見地若無也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齊曰

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丹牒以赤飾殿也九衢之草

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

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

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

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

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

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

寶相永籍閑安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

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濟曰渙亦清也金姿寶相言佛之靈象也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息心了義

終焉游集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原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

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向曰了覺也法師釋曇珍

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矣

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善曰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堯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

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公鐘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

言時稱伐五至本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

宣身逾遠而名紹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

馬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

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

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

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善曰法言曰吾子

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翰曰寓寄也雕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兒

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黃列子曰地

於善曰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蛟行喙

息蠕動蛤蜊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鼈賦曰摠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銑曰器物也

淳源上派澆風下黷善曰莊子曰德又下衰及

鴻泉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特垢也杜木切齊曰淳和之源自上流派而

澆薄之風垢濁也**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善曰瑞應

於下黷垢濁也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

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亦見多為

惡日積亦多也向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

情想漸積若**皇矣能仁撫期命世**善曰毛詩曰

塵飛為岳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

經佗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興此三道之教法華

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
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廣雅曰命名也 翰曰皇大也撫期謂千年期
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 乃睽中土聿來迦
應千年之期而命跡於世也

衛善曰毛詩曰乃睽西顧又曰聿來胥宇瑞應
經曰菩薩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

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
中央 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睽顧中土聿
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在

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 **奄有大千遂荒**

三界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
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

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 **殷鑒四門**
火宅拔濟眾生 良曰奄同荒理也

幽求六歲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
子至十四啓王出遊始出城東門天

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
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

了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
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

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
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

菩薩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
端坐六年 向曰 後太子居於深

山不飲不食箕坐叉手閉目一心不成 **亦既成**
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歲

德妙盡無為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
切功德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

為法瑞應經曰吾虚心樂靜 **帝獻方石天開淥**
無為無欲 濟曰既已也

池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
之天帝知佛意即頰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

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
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

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翰曰瑞應經云佛成道見敝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取四方成治之石置池邊曰佛言可以浣衣也是為帝獻方

石又云佛食訖欲澡漱天帝以手指地祥河輟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為天開淥池

水寶樹低枝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夔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誡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尚書曰竄三苗于三危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行也莊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善曰頭陀經曰令道也推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翰曰波澄謂心靜雲起謂其應感也

香山廣運給園多士善曰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太比丘眾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向曰香山謂耆闍崛山給園謂給孤獨園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善曰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凰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魯侯戾止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善曰春秋元命苞戾至也日乾動川靜周易

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

而佛應之以順法本不然今則無滅經曰法本

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

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

何以滅乃真寂滅濟曰不然象正雖闡希夷

未缺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

書音義文穎曰闡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

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

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翰曰象正謂正法

也闡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法雖微

然其無微之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

道未缺廢也戒字揚洪烈釋網

更維玄津重柅翊洩反協韻善曰毛詩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

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朝曰不足以揚洪

烈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

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柅楫也音裔翊世

切叶韻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舉洪大

烈業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舉大業脩其壞法

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柅棹也言佛法將壞

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惟此名區禪慧攸

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棹也託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

言此處靜智之

人所託居也

倚五臣本

據崇巖臨睨通壑

善

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溝池湘漢堆阜

睨邪視也

濟曰睨視壑川也

衡霍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

溝池衡霍為堆阜也

史記曰屈完曰方城

以為城江漢以為池

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

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

衡霍

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

溝池衡霍為堆阜也

史記曰屈完曰方城

以為城江漢以為池

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

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

衡霍

曲禮離坐離立注兩
相麗之謂離

小湘漢江也
衡霍山名
臙臙武亭臯
幽幽林薄
善曰毛詩曰周原臙

臙董茶如飴
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鄭玄周禮注曰竹木

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也
向曰**媚**臙草貌
亭臯平澤也
草木叢生曰薄也

茲邦后法流是挹
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
銑曰媚愛也
邦后謂江夏王也

法流言江夏王本
此佛法而挹酌也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善曰維摩經曰

佛身即法身也
從六通生從三明生
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
為三明
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宿命明漏盡明言
江夏王感此真氣盛也
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
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眷言靈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

字載懷興葺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

良曰靈宇寺
也葺脩也
丹刻畫飛輪奐
善曰左氏傳曰丹桓

宮楹又曰刻桓公楹杜預曰刻鏤也
毛詩曰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
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

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
晉大夫發焉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

鳳凰殿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
劉邵魏文帝詩曰鳳凰立者
濟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
輪輪困高大也
奐文章貌
翬雉也
離鳳也
言丹青文彩似之

象設既闢
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
孟子曰

容已安
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
孟子曰

也
趙岐曰睟潤澤之貌
向曰象謂佛之形象也
闢開也
睟容潤澤之貌
言佛象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容

桂深冬煖
於松踈夏寒
善曰楚辭

常安於此也
煖何所夏寒爾雅曰煖暖也
銑曰深謂葉密也
煖暖也
桂氣辛而冬暖也
神足游

此與王文憲集序褚淵碑及後竟陵王行狀格局一同而此篇詞特響語亦多踈俊當為獨勝

息靈心往還善曰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鬱單日界勝幡西振貞

谷南刊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彌衡顏子碑曰乃刻玄石而旌之

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謂在國南也刊刻也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向日安陸郡名昭謚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郡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安陸

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愁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翰曰晉分東海郡為南也

穆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

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善曰王命論曰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

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機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向日

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錄並天子將興之符應蕭

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五臣本作乘時

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康僅

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

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而為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

以極天代崧高亦未穩當

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善曰尚

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良曰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祖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

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

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翰曰宣皇帝安陸王之祖也高

帝即位追尊也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善曰蕭

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齊曰考父貞正也言含道

居正可卷懷前代帝王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向曰謂絕也辰象日月星也河岳之精靈雄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氣蘊約風

雲身負日月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

之志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行五臣本

可模五臣本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五

本作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向曰範法也銑曰外謂貌也內

謂心也。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善曰：孝經曰：夫

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翰曰：此言行孝道也。孝者因於心也。翰曰：孝經曰：夫

之方率由斯至。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

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

舊章。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挹其源

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善曰：毛

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濟曰：言挹

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

於水曰泳也。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言

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

善曰：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孽

紀。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六

幽允洽，一德無爽。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

吉。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允，信洽也。萬物仰之

合也。一德謂法令畫一也。爽，差也。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善曰：論語顏回曰：仰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

帝曰：疇次若時登庸。又曰：蒞事軍麾，命服之序，監

惟能。銑曰：庸用也。蒞臨也。

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善本

略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

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

注曰略簡也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

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

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

部統也數術也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

可略而永德方衰天命未改善曰水德謂宋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

翰曰未改謂宋祚未終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

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

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

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

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

擁朱旄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

升為天子也俟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

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廻善曰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

曰勝一日而九廻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

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廻思慮

也惕也龕堪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廣雅曰

驚也龕堪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龕取也枯耽

切向曰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

龕勝也向曰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

容左右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蓋

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善曰周

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

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

上既云日年可略此
淺述歲年似乎矛盾

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維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同此年也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
善曰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予聖懷

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劭

陵王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馬言王初為宋劭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使其

掌之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也 日椒桂羅以顛覆王逸註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

于四海 銑曰芬香也言其德如蘭
帝出于震
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

日衣青光
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春秋元命苞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嫄封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 良曰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君也衣青光者亦取其木色也

軌茅社俾侯安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

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向曰太祖既即位乃封緬為王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

受瑞折珪遂荒雲
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

野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野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儻人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濟曰瑞猶福也折分也珪諸侯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

式掌儲命帝難其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

人善曰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翰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也儲謂儲君太子也帝難其人謂

帝重之如此**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善曰蕭人難有也

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向曰允信也膺當也

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冲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

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銑曰協合隆盛敷布也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四德謂元亨利貞言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

博望之死載暉龍樓之門以峻善曰漢書曰武帝戾太

望死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苑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

門名峻

獻替帷宸實掌喉唇善曰國語史黯謂高也

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宸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宸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唇濟曰言緬侍太子獻其事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牖之間臣諫

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牖之間臣諫

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牖之間臣諫

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牖之間臣諫

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宸牖之間臣諫

不已嗾屑謂出納言辭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

也宸戶牖間也替廢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

旨善曰東觀漢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漏銜謂宣

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

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善本作受善曰周書孔子

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

所授也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善曰蕭子顯齊

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子胥以為上賢出

無異乎聖人也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

納惟允劔璽增華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

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秉佩璽把劔

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良曰緬遷侍

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伊

佩璽抱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

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善曰善曰

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

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

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九九官左

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禱戴太臨高辛

伊惟也帝唐堯也濟曰

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

善曰蕭子顯齊書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淮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

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翰曰

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戴迄今謂至齊也其任

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贊助也

權衡謂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

善曰毛詩曰皇

政理也

善曰毛詩曰皇

閩河蓋指閩中河內
是用蕭寇事與後地
埒分陝同

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
瘼爾雅曰瘼病也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
病者將為除之謂欲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
使緬為吳郡太守也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
猶奧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
海惟楊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泱泱大邦
銑曰姑蘇地都會殷負提五臣本封百萬善曰
名切重也作阜提史記
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琮註
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
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
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
積土為封限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
也殷大阜盛也提封謂地之全趙之袷服叢臺
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
方此為劣善曰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
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

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袷服謂美人服也叢臺高
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臨
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善曰戰國策蘇秦說
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
翰曰臨淄齊國人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都
亦何足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善曰蕭子顯齊
稱盛也善曰蕭子顯齊
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鴻飛充豫劉琨
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
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
也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
故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五
也臣
本作上德綏用中典善曰論語讖曰伯夷叔齊
義讓龍舉于寶晉紀曰丁
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
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

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

刑平國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善曰漢書

銑曰綏安典法也倪寬為獄讞椽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哀宿訟兩讓而同歸善曰東觀漢記曰魯

其有罪宿訟兩讓而同歸恭為中牟令宿訟許

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

退自相責讓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沐緬

化兩讓也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

不能尚也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

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

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相公曰

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

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

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

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翰曰春申君黃歇封

江東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餓乃發倉賑

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夏首藩要

封疆界也緝和熙養也氓庶百姓也夏首藩要

任重推轂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註

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

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

闔以外將軍制之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

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荊州牧也古

之遣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荊州并

有軍矜帶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

故也矜帶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

喉尚書曰九江孔殷銑曰殷正也言荆

州以江流為之矜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南接

衡巫風雲之路千里善曰衡巫三江名吳都賦

衡巫二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山名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傳曰鄧南

衡巫二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傳曰鄧南

衡巫二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傳曰鄧南

衡巫二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傳曰鄧南

衡巫二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傳曰鄧南

衡巫二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傳曰鄧南

無靡二字意犯

無不句法重前

鄧人杜預曰鄧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
潁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
濟曰鄧鄧邑名三
七謂二千一百里 **是惟形勝閩外莫先**善曰漢

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涪曰上古王者遣將
也閩以內寡人制之閩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
記註曰閩門限也苦本切 翰曰閩門限也邦
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

莫先者天 **建麾作牧明德攸在**善曰蕭子顯齊
下無先也 **建麾作牧明德攸在**善曰蕭子顯齊
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
尚書註曰文王克明德慎罰 向曰麾旗類也

以毛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善曰孟子曰江漢
為之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暴母遂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
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

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銑曰暴
曬也陽日也言思育下人如秋日之和人曬其
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 **澤無不漸**子蠓蟻之

夏日之盛人皆畏其猛也 **澤無不漸**子蠓蟻之
冗靡遺善曰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
滿之蠓蟻之冗亦滿之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

良曰漸入靡無也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
照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
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濟曰容光小
隙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善曰史記曰臯陶

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翰曰其政 **慧與八**
令以近及遠先行於已而及於人也 **慧與八**
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
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向曰八風
八方風也五行材水火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善曰
金木土也運行也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

對甚工巧若事則恐未必切

宗勸晉王戡曰遠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

無不服邇無不肅

觀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

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

叟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

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

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侘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

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

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

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

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

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也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善曰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

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累綬長吏以上居宮

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女效滑者察犯刑律

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

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

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

繼屬不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

侍兼饗戎秩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濟曰謂入為侍中

兼驍騎將軍

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

侯府寄隆儲端任顯

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

日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翰曰侯府宿衛之官也儲端任顯謂

緬為太子詹事也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此官晉

朝選人任

之特難也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善曰晉諸公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

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

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
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
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
僕射領詹事 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
愛嘗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
詹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琇但為左衛將
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羌
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

降二宮 五臣本作君 **令績斯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

事 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待成 **禁旅尊嚴主**
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俟待也

器彌固 善曰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摠齊禁
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濟曰旅

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
謂太子也 緬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

彌益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

禹穴 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
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翰曰此

緬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
禹入此穴中臯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臯分陝

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召公主之今緬為
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

也陝地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 向曰謂天子都江
名也 左已來遞求此任

也 **東渚鉅** 五臣本作巨 **海南望秦稽** 善曰子虛賦曰
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王南史

記曰始皇登之杲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
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銑

曰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 會稽

二山 **淵藪萃萑** 和 **蒲攸在** 善曰尚書曰今商
之名 王受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 良曰言會稽郡舊

未足方斯與前方此
曾何同調亦六朝
套勢

多盜賊淵藪大澤也胥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盜聚人藿蒲之澤也藿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有盜亦如在

於藿蒲也 **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善曰漢書曰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 **邪壘之** 也 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

內雲屋萬家 善曰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 嘯歌倚華楹屋或為薨 翰曰邪

壘猶郭邑也雲屋 謂高樓上及雲也 **刑政繁舛舊難詳** 一向曰言

奸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於常而 **南山羣盜未** 舊土所然難以詳正使其一也

足云多 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 盜崩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

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 月間盜賊肅清 銑曰漢王遵

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 劫良人遵為治二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

盜比會稽未 **渤海亂繩方斯易理** 善曰漢書曰 足云多也

渤海太守問曰渤海發亂朕甚憂之鄉欲何以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 焉 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

問龔遂曰何以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 **公下** 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繩理也

車敷化風動神行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 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為定

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 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

謝承後漢書曰趙令神行征艾朔士 濟曰下 車初至也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 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孚 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

京兆尹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 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鈎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為距也 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鈎距以得事情也孚信鈎置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奸路而緬為會稽誠心如物為人明信 不待赭汙之權而奸渠必翦 善曰則鈎距無用 向曰漢宣帝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敞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今忽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色汙其衣吏乃坐里門出有赤色汙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清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奸惡之長必無假里 五臣本 端之藉而惡子咸誅 善見誅翦 作黑

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 銑曰法令著於里間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賊皆已誅也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善曰曾里端賊皆已誅也 哀矜而勿喜 良曰孚敬也 南陽葦杖未足 五臣本 比其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作或 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齊曰韓詩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 穎川 時雨無以豐其澤 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穎川化如時雨摯虞

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 翰曰鄭伋為

潁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言 綱之為政雖

無以豐也 **公攬轡升車牧州** 五臣本 **典郡** 善曰

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

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 **感**

達民祗非待期月 善曰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

向曰祗 **老安少懷塗歌里詠** 善曰論語子曰老

其德也 **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善曰孫卿

國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

志曰鄰國望我懼若親戚芬若椒蘭 **麾旆每反**

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畢塗志遠 善曰東觀

漢記曰秦

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侯後拜潁川太守老弱

攀車啼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

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

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

期年 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

物以行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

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

攀車駕啼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

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綱之去官人有此

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疲也

塗道去思一借之情愈又彌結 善曰漢書曰何

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

漢記曰寇恂為河南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

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潁川盜賊悉降百姓

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翰曰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

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陛下復借寇君一

凡向中用四字必
如前結天...此...
車...
思...
未...
此...是...未...

北指西接四語重前勢

年上許之故云 **一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五臣本作莫過

千里 善本無千里字善曰左氏傳屈池北指嶠潼

平塗不過七百 善曰嶠二嶠也雍州圖經曰潼

接嶠武關路曾不盈千 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

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

日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 良曰嶠武二關

名不盈千里也 **蠻陬夷微** 善曰魏都賦

張揖漢書註曰微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界也

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 濟曰陬聚微居也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 善曰賈逵國

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

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

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

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 翰曰蠻夷聚

居時為人患俘謂生得人 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 **晉宋迄今有切民患**

烽鼓相望歲時不息 向曰鼓烽皆所

以警候邊賊也 **椎埋穿掘**

之黨阡陌成羣 善曰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塚皆

之或謂發塚也 銑曰椎埋謂劫殺人而埋

埋之穿掘謂發塚而取物阡陌道路也 **傲法**

侮吏之人曾莫禁禦 良曰傲慢侮

-5 225 35 885" data-label="Text">

欺禦止也 **累藩咸受其**

弊歷政所能裁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亦不能 **加以戎羯** 居謁 **窺窬伺我邊隙** 善曰朱鳳

裁制也 **窺窬伺我邊隙** 善曰朱鳳

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

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翰曰戎羯並夷狄

名也窺窬覘也伺我邊隙謂伺候其

邊疆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

北風未起

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馬早閉善曰魏志

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李

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

生曰人君恐姦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

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

向曰並謂秋時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善曰吳均齊

備守邊疆八年匈奴寇胸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

揚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楊雄集上書曰候騎

至甘泉京師大駭銑曰永明武帝年天子乃

號疆場界也駭驚也言羣賊所驚亂也

心北眷聽朝不怡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

甘味聽朝不怡良曰怡悅

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

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

之德歸之濟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於是驅

馬原隰卷甲遄征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

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

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

秋曰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

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

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

擾善曰漢書音義曰躅迹也

良曰韓信破趙

酒日至壺漿塞陌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良曰韓信破趙

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干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湯來征塞陌多而滿道也謂緬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

失義大羊其來
善曰漢書名目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漢北大羊爲羣 濟曰言夷

狄如犬徵賦嚴切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晉呂相告秦秦雖與晉

首鼠疆界災
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 翰曰謂後魏王歛賦百姓嚴切也

蠹彌廣
善曰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

公扇以廉
前一後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 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蠹害也

風孚以誠德
銑曰扇舉也孚信也 言行忠信之德也

盡任棠置水
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

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
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

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

齋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

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

吾清也拔大本齋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

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

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

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

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

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真字然

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破莫鞬豪帥感

真恩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並

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濟注同言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 雉必懷豚魚不

爽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

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 翰曰雉謂後漢魯恭為中牟令

仁政所致言緬之仁政雉必懷其德也 由是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

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

如歸也 向曰蠻夷感其仁惠皆直善壘側傾其巢居部落望緬恩德而來也 椎直善壘側

首曰拜門闕善曰漢書曰尉佗 魑髡箕踞淮南子曰漢書曰尉佗 魑髡箕踞淮南子曰漢書曰尉佗

蠻夷結髮之形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善曰尚書曰島夷卉服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 良曰蠻

夷以草為服行滿於道也各以禮義既敷威刑其方樂為歌謠成其音韻也

具舉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疆民獷

古俗反志遷情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駒餘與李子堅

書曰吏民疆獷比屋為賊獷古並切 翰曰疆暴之人獷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及其本志遷情

歸善也 風塵不起囹圄五臣本寂寞善曰東觀漢記曰蔡邕為

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寥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虛也 富商野次

寥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虛也 富商野次

寥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虛也 富商野次

寥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虛也 富商野次

宿秉停菑

側眉反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

字稚子廣陵人除温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

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帶穗又曰于彼菑畝

毛萇曰田一歲曰菑 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

遇盜也秉禾束也菑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

禾束停之 蝻 蝗弗起豺虎遠跡 善曰范曄後

於田也 蝻 蝗弗起豺虎遠跡 善曰范曄後

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

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

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四散去

良曰蝻蝗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 北狄懼

者感緬仁德故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 威關塞謚靜 魏曰北狄謂

偵謀不敢東窺駝馬 善曰偵何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

不敢南牧 善曰偵何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

鮮卑寇遼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過

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翰曰偵問也

謀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

有東窺之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 方

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策

天下之意 向曰振舉策謀也席卷謂取

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 陪龍

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善曰楚辭曰龍駕兮

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銑曰龍駕

紫蓋並天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

咸陽並為 而遘疾彌留歛焉大漸 善曰尚書曰

疾日臻既彌留 良曰遘遇也彌留謂疾

病不去其身也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耕夫

釋耒桑婦下 五臣本 機 善曰曹植荀侯誄曰機

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桑婦感緬之仁參請門衢

並走羣望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

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祈維永明九年夏

五月二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

庶僚如實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向曰颯然

言眾官如零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接響傳聲

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善曰潘勗荀彧碑曰男女

書曰羊祐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

達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

響相傳接而夷羣戎落幽遠必至向曰落謂聚

至于四達也

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輓楚藩司抑

而弗許良曰輓棺也藩雖鄧訓致勞面之哀羊

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慙德善曰范曄

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

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取悲泣皆

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眺或以刀自割又

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

耳尚書曰惟有慙德翰曰晉羊祐為都督卒

民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

二君故對而言之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蕭

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沂水悲泣濟曰神駕謂

喪車也東還謂自荊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

出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

盈塗咽水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

詩曰萬人顛顛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牋曰舉國

顛顛歎慕盈塗向曰人吏申祭號哭公臨危

審正載貽話言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意不至迷亂則楚囊之請雖作惟幾而彌固善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良曰

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謂

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

忘衛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

其情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善曰諱詩外傳曰

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

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

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

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翰曰

魚言緬亦有是心雖二宮軫慟作動遐邇同哀向

亡而意惟鬱結也二宮軫慟作動遐邇同哀向

二宮天子太子也謂常事二追贈侍中領五臣無

宮也軫隱也言惻隱而哀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

登庸伊始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

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銑曰皇上

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明帝納

政事之辰登用惟始也謂將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

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

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良曰允信也聞

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聞

凶哀震感絕移時濟曰移時謂良久也因遘沈疴留氣序

翰曰遘遇也縣留謂不絕於身也氣序謂經時也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

警善曰世祖武帝滅榮緒晉書賀脩賤曰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向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也

勉膳禁哭中使相望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

之物相望於道銑曰勉彊也膳食也禁生也言

世祖使勸明帝疆食止哭中使上雖外順皇旨內

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善曰毛萇詩傳曰殷

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翹遇害上與眾會飲

肉食坐卧枕席有泣涕處具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良曰上謂明帝也皇旨謂世祖意勸喻也濟曰

御食也若此移年癯俱瘠改貌善曰爾雅曰臞瘠也

日癯病也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善曰穀梁傳曰兄弟

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

萇曰振自也向曰兄弟天倫之次也昭侯與明帝

兄弟也振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

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

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之銑曰謂即天子位也膺

當也纂繼也言繼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善曰尚書

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

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良曰言明帝分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齊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翰道也

擊帨之麗篆籀 直之則善曰法言曰今之藻也又從而繡其擊帨李軌曰擊帶帨巾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晉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向曰擊帶也帨巾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書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 善曰毛詩序曰詩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宜云奏咏乃對行秋
儲道

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之微秋儲無以競巧** 善曰孟子曰奕秋通國之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良曰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天下之善奕也言王之奕思雖奕秋之儲思無以競其巧妙也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 善曰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齊曰取睽射也養由善射流睇而猿號也睇邪視也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

忘公侯之貴 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辨亡

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游士林 **虛懷博納幽關**

洞開

善曰鄒潤南為諸葛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

離捷玄風暖以雲頽西征賦曰宵中豁其洞開翰曰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

開通至其妙理也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善曰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

譽處今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

也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善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于寶晉紀武帝

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蓋百代五

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蓋百代五

本作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慙留

梁摧奄及善曰荀氏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

傳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

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良曰憖惜也梁摧謂如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豈唯

僑終蹇謝與謠輟相而已哉善曰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

史記以為五段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旨齊

曰僑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晉死也子產死鄭人與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輿謠也秦相凡我蹇叔死秦人皆輟春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

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

之不留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

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

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 向曰落思
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

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 善曰魏都賦曰列聖
之遺慶曹植露盤頌

日敝之天壤以顯元功 銑曰播布穹
乃刊石

圖徽寄情銘頌 翰曰刊刻
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善曰毛詩商頌文也 翰
曰有娥氏女吞鸞卵而生

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 是開金運祚始玉筐 善
曰蕭氏殷後故述也

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
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

臺飲食以鼓帝命蕤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
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遺卵而

比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蕤降卵於有
娥氏女吞之生契 濟曰殷以金德王故曰金

運也 故云祚始玉筐也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 善曰論
語曰微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

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向曰 亦白其
房蒼神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焉

馬侯服周王 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
廟詩云有客亦白其馬又曰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
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

以奉周 本枝派別因菜命氏 善曰微子之後食
邑於蕭因氏焉毛

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
漢書曰揚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揚因氏焉左

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良曰本枝謂
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

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菜其蕭氏之先蕭叔
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

善曰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

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

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翰曰蕭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

地均同也漢氏隨魏從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

地名也自茲以降懷青拖紫

善曰解朝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向曰

懷拖皆衣之也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 銑曰巖巖高兒瀾瀾流長兒言其祖宗德

高而祚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長也 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夫

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良曰造物謂

利萬物也龍飛為升帝位天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

載鼎載革有除有

布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

書音義文頓曰李星名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濟曰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

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善曰曹府君陳寔詠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翰曰赫盛也膺當乾天也景

皇蒸哉實啓洪祚

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君啓開洪大祚福也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岳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應期誕德絕後光前

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後其賢德光於祖考故云

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善曰周易曰夫幾者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銑曰謂先覺事機也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曰有天子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爰

始濯纓清猷濬發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濯纓謂緇也猷謀濬深也初

升降文陛
長發其祥向曰於始濯纓謂緇初升降文陛入仕時也纓衣領也猷謀濬深也

透迤魏闕
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陛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

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銑曰文陛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透迤行貌魏闕天子之闕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
善曰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良曰恩惠仁德如露之霑潤風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緬為吳郡會稽二太守故也

涉夏

踰漢政成期月
善曰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于漢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濟曰夏謂荊州漢謂襄陽緬皆曾理也

用

簡必從日新為盛
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翰曰用事簡下人必易從而理日新其德是為盛美之道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向曰為上則哀 草木不

矜下人所不逮也 莊敬恭儉禮敬也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

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我有芳

蘭民胥攸詠 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良

也言人歌謠所 羣夷蠢蠢巖別嶂分 善曰爾雅

以詠其德也 向曰蠢蠢動貌巖嶂山也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善曰爾雅

言各分別四居於山也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濟曰落謂

蠻夷所聚居處也言其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

來其徒相從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善曰莊子邠

如雲之多也 挈吾妻子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

戴入海也 銑曰挈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

之物而來成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 善曰封禪書

羣言人多也 迴首面內漢書曰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

請吏比南夷 翰曰漢朝南夷及邛笮之君長

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 昔聞天

道仁罔不遂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遂於命者也 良曰 彼蒼如何興山止篲 善曰

罔無也遂猶輔也 善曰毛詩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篲謂

一篲進吾往也 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篲謂

起土為山而未成一篲之土而止作也言緬

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篲於一

篲也篲四牡方馳六龍頓轡 善曰毛詩曰駕彼

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翰曰四牡謂駟馬也
言將乘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
而日御不駐頓下其轡光陰 斯民曷仰邦國殄
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
瘁 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向曰緬
既死矣此下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言邦
國之人盡 **齊墮晏平行哭致禮** 善曰晏子曰齊
如病也 子死公擊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
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
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趙徂昌國列邦**
銑曰晏子名平仲故云晏平也
揮涕 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
於昌國昭王卒莫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
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
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濟曰樂毅卒於趙列國 聞之皆悲泣揮涕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善
曰

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
之貴介弟也 良曰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
也皇謂明帝 **哀感徒庶慟與雲陞** 善曰左思七
也介大也 之廣袤建雲陞之峩峩 翰曰徒庶下人也雲
陞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云陞者不指斥言
也亦言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 善曰禮記曰君殯
陛下也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 用軸攢至于上鄭
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輅叢不題湊象椁
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輅也 向曰攢
謂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
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汎歸軸謂船
載其柩以歸也以 **競羞野奠爭攀去轂** 銑曰言
船比車故云軸也 **競羞野奠爭攀去轂** 下人皆
競進於野以申奠祭之禮 **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爭攀去轂謂船去而攀留 **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
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濟曰循其洲渚

號泣而追送之也也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

長無絕兮終古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塗由帝善曰楚辭曰

渚朱軒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翰曰帝渚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緬柩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

榮今則無此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善曰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

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向曰東

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逝川無待黃金難化善曰

宮居也長夜謂墓中也逝者如斯史記少君言上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

祠禮則致物而用砂則致物而用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

器則益壽銑曰待猶停也黃金難可化為

能化金以為長鐘石徒刊芳猷永謝善曰吳越生故至死也

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

死矣徒為之也永長謝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墓誌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

獻取王氏女獻卒天監元年下詔為

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獻取王法施女也

任彥升向曰瓚平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善曰列女

亦使

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
 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
 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
 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
 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
 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遊逃霸陵山中後復
 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
 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
 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
 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銑曰老
 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 實佐君子
 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簪蒿扶藜 善曰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
 若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
 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翰曰簪
 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也 欣欣負載在藁之畦 善曰
 為杖儉也藜蒿類也

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畦音攜
 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也曰
 季使過冀見冀婦耨其妻饁之 居室有行亟聞
 相待如賓冀地名畦曰隴也

五臣本 **義讓** 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
 作間 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奴
 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
 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矣 濟曰亟數也 **稟**

訓丹陽弘風丞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嶽晉丹
 陽尹嶽六葉孫也然其妻王

氏丞相遵之後也 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
 嶽是嶽六代祖也故嶽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
 遵是夫人先祖也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善曰漢書
 故弘其風教也

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
 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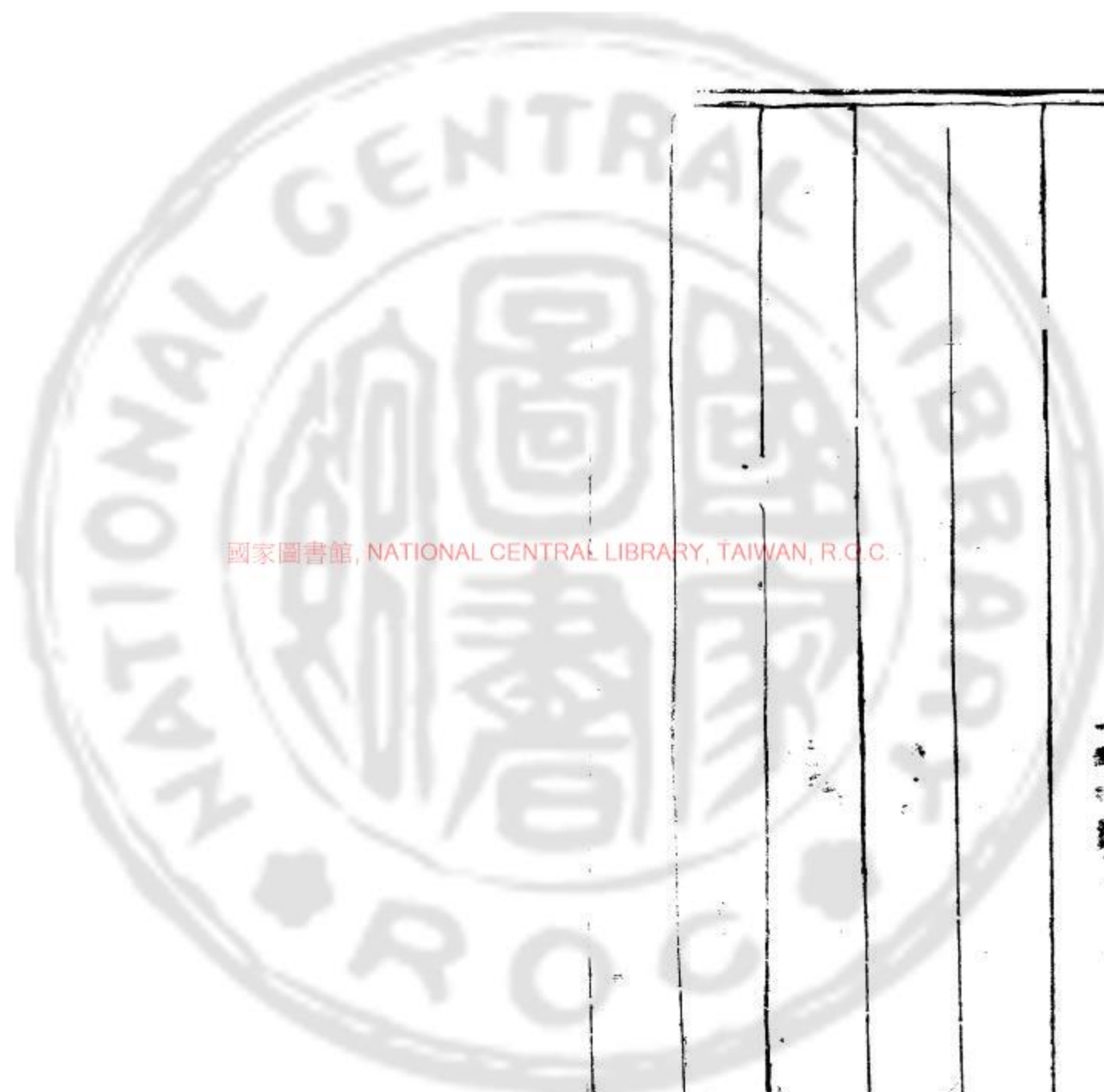
曰二門謂 **肇允才淑閩德斯諒** 善曰毛詩曰肇
 劉王也

想劉君莫久夫人乃
合矣故用此等語

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
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 翰曰肇始也允信
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閫
內之德此為善也禮云內言不出於閫閫門限
也 **蕪沒鄭鄉寂寥揚塚**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
相孔融深敬玄從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
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
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揚雄卒弟子
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塚 良曰孔融為北海
相為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揚雄卒其弟
子為其起塚故云揚塚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
涼也言劉先生之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善曰皇
德如鄭楊二君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覽聖賢
塚墓誌注曰孔子塚在魯城北泗水南塚塋中
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
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維離五味椶檀之
樹魯人莫之識者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

羊傳曰泰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塚上之木拱
矣 濟曰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
而墓樹已 **暫啓荒塋長局幽隴** 善曰蕭子顯齊
合拱也 **暫啓荒塋長局幽隴** 書曰王氏被出
今云合葬蓋繼卒之後王氏宗合之 向曰言
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
矣荒塋墓中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善曰喪服傳
道也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曰夫尊於朝
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
貴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
德而尊非為爵
祿重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龍精舍重校

全選三才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唐李善張銑呂延濟李周翰劉良呂向註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



行狀用此體猶精為
得宜典腴鍊密亦自
耐觀

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 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向曰亞次也言道次

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 **孝始人倫忠為令德**

公實體

五臣本作禮

之非毀譽所至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

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此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

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濟曰綜理該通也 **至若** 五臣本作

乃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

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

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淮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也樂分龍趙詩析

先齊韓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

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

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讚曰韓固作齊詩也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

家作詩而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

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

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向曰言竟

引而古人或四古人
而新曰茂如或云昌
論此亦六朝常套

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有一於此罔不兼綜**

者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

史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

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封具自卦以周

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

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

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

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

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

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

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與頌上甚善之

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

史岑比之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

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曰蹇

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

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

左右皆曰其才

如楊雄史岑也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七步方斯茂如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

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萁在

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

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

詩七步而成比之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

服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

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

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尚

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縈緒晉書曰武陵

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

荆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州比
陝州為分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服也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善曰沈約

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
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殤

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
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向曰二王並以攸之

之亂鎮盆口也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揔西伐**善

盆城 向曰時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
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

之政西伐沈攸之 **公時從在軍**銑曰從世

亂也兩藩二王也 **鎮西**銑曰從世

府版寧朔將軍銑曰以版封授為寧朔

中郎版補行參軍著法曹善曰沈約宋書曰除

則為行參軍 翰曰軍主謂軍之中 **于時景燭**

雲火風馳羽檄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

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

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良曰雲火烽火

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 **謀出股**

景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

肱任切書記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

記謂文學之士也 **遷左軍**五臣本 **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軍向曰掌書記 **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

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文士傳曰太

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
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